



曲園叢書

14
484
45





余往年編次賓萌集其襍篇一卷皆襍文也王補帆同年爲廣東方伯時已爲刻以問世矣然其時編葺亦間有遺漏而比年以來又歲有所作今年夏命人寫錄之得如于首大半皆苟且疇應之文或摹擬以爲古或炳煊以爲工體格卑下殆不可以入集姑錄而存之爾吳下有潘氏昆弟曰祖謙字濟之曰祖均字和甫乃相國文恭公之孫昔曾從余學詩賦者也請以此編付之剞劂嗟乎昌黎有言大慙大好小慙小好庸詎知吾之所慙非世之所好者乎刻成校勘一過漫書數語於簡端亦聊以識兩生拳拳之意而已辛未八月俞樾記

Blank spac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春在堂禱文一

德清俞樾

重建詒經精舍記

學問之事莫大乎通經通經之道義理尙矣然義理不
空存必有所麗學者抱一卷之書奉一先生之教信口
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曰吾於義理已得之矣
質文之異制語焉而不知古今之異言問焉而莫辨譬
猶不窺其藩不涉其庭而曰吾已升堂而入室也然典
籍散佚自孟子時已病之兩漢經師于煨燼之餘先後
講求三代遺文乃始可讀訓詁名物十得二三夫唐宋

以後儒者不能通曉古言譬猶生于楚者不能齊言也其不能推明古制譬猶北人不信南方有萬石之舟南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帳也何者其去之也愈遠其求之也愈難是故唐宋以後儒者於訓詁名物雖亦有所發明終不若兩漢經師之足據也西湖孤山之陽有屋一區阮文達公視學兩浙時嘗于其地集通經之士成經籍纂詁一書推文達之意通經必從訓詁始訓詁之不通如名物何名物之不識如義理何事有先後固如是也及文達撫浙遂卽其地勅建詁經精舍而奉漢儒許鄭兩先師栗主於其中使學者讀許鄭之書通曉古

言推明古制卽訓詁名物以求義理而微言大義存其中矣文達去浙精舍興替不常泊乎庚申辛酉之亂鞠爲邱墟于是同治五年二月浙江布政使湘鄉蔣公重建詁經精舍公之言曰吾湘故潭屬也請言潭故考宋史尹穀傳稱潭士以居學肄業爲重州學生日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潭人號爲三學生是精舍規制在書院上今浙省敷文崇文紫陽三書院已次第修復而精舍未建非所以明經訓儲高才也乃屬舊肄業精舍生丁君丙林君一枝董其事五閱月而畢功用錢七千緡皆出自公其後故

有三祠曰正氣曰先覺曰遺愛道光初從金沙港移附于此者有舉無廢仍其舊貫西偏有樓志書所稱第一樓也樓後尚有隙地乃擴而大之爲前後各三楹相連屬以居掌教者而精舍課士之法及奉漢儒許鄭兩先師粟主皆如文達故事當是時兩浙初定日不暇給公能加意文教修復精舍俾肄業于是者講求古言古制由訓詁而名物而義理以通聖人之遺經其有裨兩浙之人材學術者甚鉅規模旣立公旋遷廣東巡撫以去去後二年浙江巡撫今遷兩江總督荷澤馬公聘德清俞樾主精舍講席丁君因請以文紀之樾旣忝竊皋比

義不得而辭乃述重建木末勒之石

杭州重建慶春橋記

慶春橋古菜市橋也勦始之年蓋不可考然咸淳臨安志已載有菜市橋橋亦古矣宋諺云東門菜西門水南門柴北門米是橋也宋時蓋在東青門之外皆菜圃也故東青門亦名菜市門而橋亦以是名元至正十九年張士誠據兩浙改築杭城自艮山門至清泰門以東擴而大之絡市河於內于是菜市之橋亦絡于城內明太祖命曹國公朱文忠取杭州以爲省城易東青門曰慶春門橋從門名是爲慶春橋然杭人猶呼曰菜市橋從

其朔也自明代以至于國朝相仍不改歷年滋久勢將傾圮及今弗圖將有實隊之患于是城中搢紳先生請于方伯方伯請于大中丞李公于釐捐局發錢三千貫又由本地公捐錢八千餘貫爲修葺之資卽經始于同治八年某月某日至是年某月某日而畢工都凡用錢一萬一千貫有奇高卑廣狹仁其舊貫庀材量功有加于昔欄楯完固枳砌平夷舟楫通于下輿馬交于上洞如坦如罔不達由僉曰斯橋亘于慶春門之內由其名思其義方今聖人在御溥海內外咸煦育之當春始和布德行惠有司百執事敬迓于東郊天地溫厚

之氣

朝庭寬大之德是承是迎于是乎入又況其

外則

郊壇存焉牲牲玉帛有事靈場罔不經由

乎是用能承天之庥以造福于杭民民氣和樂年穀順成疾癘不作閭閻殷富允若茲茲橋之成豈細故歟乃刊貞石紀成功爲休頌垂無窮辭曰

古菜市橋今日慶春歲久不葺行者孔艱乃鳩厥工厥工雲屯乃庀厥材厥材輪囷厥功旣成砥平規圓我車我輶我舡我船熙熙有衆罔不率循溫溫春氣入自郊闈福我黎庶于是乎先於萬斯年尙無有遷潘玉泉觀察養閒草堂記

潘君玉泉以養閒名其堂何子貞馮景庭兩前輩各爲
文以記之而君又徵文於余余聞昔有士人每夜露香
祈天久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使我問汝所欲答
曰某所欲至微但願衣食粗足逍搖山水間以終其身
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
貴可也然則人生清閒之樂百倍於富貴乃上帝所吝
惜而不輕予人者君何修而得此於天哉且君以宰相
之子有位於朝門望甲天下而才略又足以副之方
江浙之隄陷於賊也君躬履行間與士卒同甘苦其知
勇忠誠尤爲遠人所信服故能聯合衆志輔翼王師

而東南底定之功遂自蘇州始君與有力焉宜其大用
於世以光輔我中興乃事定之後同時其事之人節旄
相望而君棲遲偃仰至今日猶養閒於茲堂天之於君
信乎獨厚矣亦可見人之役役不得閒者或其人之自
不求閒而非天之果吝之也雖然君之養閒君之自養
也吾安知非天之以閒養君而欲大用之乎閒之也愈
久養之也愈深而用之也將愈大吾懼君之不終於閒
也君行年五十矣尊有酒坐有客室有圖書庭有花木
與吾輩閒退之人從容笑語於其閒此真上界神仙之
樂不可多得者也元人吾子行之言曰手冗心閒則思

心冗手閒則卧心手俱閒則著書作字心手俱冗則早
畢其事以安吾神此言極有味余喜誦之請以此爲君
養閒之助

薛慰農觀察烟雲過眼圖記
薛慰農觀察烟雲過眼圖凡八而總題之曰
烟雲過眼嗟乎天地吾逆旅也其忽然而過吾前者野
馬也塵埃也曾何足以控搏乎余齒未五十而向所曾
經恍如隔世都不記憶因君紙上之烟雲尋吾夢中之
焦鹿異同之迹有可言焉漢諺云黃金滿籬不如一經
君第一圖曰椿庭侍讀志家學也而余年十五卽侍先

君子讀書南蘭陵雖頑鈍無似而至今粗通經訓者先
君子之教也此與君同者一蘇家兄弟風雨對牀今猶
豔稱之君第二圖曰棣萼談經志友愛也而余在臨平
湖廡廬與家兄壬甫分燈讀書者前後六七年此與君
同者二皋比絳帳徒榮觀耳吾人作秀才時爲童子師
其酸寒風味頗自不惡此君第三圖所以繼之以滁山
村學也而余未通籍前授徒新安自乙迄己凡五載所
居曰汪村距城十五里故村夫子面目至今未改此與
君同者三唐人云不覩皇居壯安知天子尊都下九衢
車馬萬國衣冠吾儕得蝨於其間豈曰非福此君第四

圖所以繼之以燕市紅塵也而余自與計吏偕暨讀書
中秘居京師較久巢痕雖掃而爪印猶存此與君同者
四秦淮佳麗甲天下君少時以秋試至金陵桃葉渡口
長板橋頭故熟游地也撫今思昔于是有淮水秋風之
圖是居第五而余於金陵全盛時曾未一游同治乙丑
及丁卯一再至焉則兔葵燕麥而已不覩其盛烏知其
衰此與君異者一古人於舊所治處每有不能忘者羊
叔子徘徊於峴首白太傅眷眷於杭州賢者多情於此
可見君前守嘉禾多惠政禾之人思君君亦思禾於是
有鴛湖春夢之圖是居第六而余雖嘗備位於 朝未

得補外此與君異者二方江浙之險陷於賊也實以滬
瀆一隅爲旋乾轉坤之樞紐君負文武才李肅毅伯招
致戎幕東南底定與有力焉於是乎有滬瀆從軍之圖
是居第八而余章句陋儒未一投筆此與君異者三至
其第七圖曰章門戢影乃因避地而作余遭庚辛之亂
流離轉徙自浙西而至浙東又自海外之舟山而至滬
上江櫓海機曾無定居同治建元之歲始航海至丁沽
寇氛旣遠稍謀息肩閉戶挈經或市月不一出君居章
門余居津門南北異地情事亦小異其爲戢影則同此
與君異而同者一夫人生蹤迹動若參商况余材力曾

不能望君萬一乃綜計所遭異者惟三同者有四異而同者又一何其相同之多乎此余之所甚幸而樂與君並論者也君解組後爲崇文書院山長而余今年亦忝主詁經精舍講席同在湖上又皆有樓以攬湖山之勝湖樓鐙火相與論文在他日視之亦一烟雲也君其於滬瀆從軍之後補爲一圖則余之幸與君同者此又其一矣

許萊盟蕉陰問字圖記

許君萊盟總角好學旄勤不亂深明箕奧尤精六書凡將急就靡不尋暢校長全書靡不貫綜耆年舊齒一鄉

矜式聞名傾耳匪伊朝夕不我遐棄忝來以圖觀德於始原本所由乃知先德也愚先生底究羣典咀嚼七經廣學甄微蠶於雙匹君從問字日知所無案經考典承寫其流五十而慕至今不替乃審厥象傳播丹青巴且叢生垂芳遺藻是稱君子之澤匪惟蓼儀之思余材薄思淺日就荒落感君堂構能無撓廡乃述都較用示凱式

故中議大夫高公八十生日上壽記

郭君日長旣致身通顯乃言於朝請贈本生父母如其官制詔許焉君故高氏子本生父高公以君貴贈

中議大夫母姓邱氏以君貴贈淑人君奉 璽書布几
筵告於寢廟昭明顯融在高氏爲有子矣夫干霄之志
遂則糞本之意殷養生之事窮斯追遠之念起當著雍
執徐之歲上溯中議公及淑人之生蓋行年八十矣君
奉觴上壽仍如生時而屬其友俞樾以文記之或曰生
日之禮古人所無况施之身後乎郭君此舉殆非禮矣
樾曰否否不然此禮以義起也君念自幼出後郭氏於
厥所生不克盡一日之養每誦歐陽公之言祭而豐不
如養之薄未嘗不流涕也乃於縣弧設悅之日設詞几
以依之陳五鼎以歆之匪云祭也蓋曰養也禮所謂事

亡如存者與余於此舉既有以見君之孝而又有以知
中議公及淑人之賢今夫一命之士歸美其親尙以爲
積善之報况君階三品郎官之尊上應列宿而中議公
與淑人晏然於其身後坐受寵名 詔書褒美焜燿九
泉然則中議公之爲人其必竺厚而寬仁者也不然則
俊偉而有令望者也不然則恂恂長厚不得罪於鄉黨
州閭者也不然則急人之急憂人之憂有古朱家郭解
之風者也淑人之爲人其必溫良而慈惠者也不然則
克勤克儉宜其家者也不然則好行其德相夫子以睦
姻恤鄰者也不然則競競自持無疾言無遽色者此

數美者人不及知郭君不能言而愚推造物篤祐之意
與聖天子褒美之辭知其必有合矣詩曰君子有
穀貽孫子其中議公與淑人之謂乎禮曰父母既沒思
貽父母令名郭君有焉乃作頌曰
懿彼哲人德皎皎兮宜顯於世乘朱輪兮不於其躬於
子孫兮有子猷猷善承先兮雖後他族篤本根兮烏烏
之私達
帝閭兮自天錫命告墓門兮春露秋霜歲
月遷兮鞠脞上壽如生存兮有肉在俎酒盈尊兮惟冥
惟漠鑒此勤兮式飲式食苾而芬兮冥靈大椿壽無垠
兮南游蒼梧北昆侖兮萬有千歲乃上仙兮垂曜億軀

福後昆兮

隱梅盦銘

隱梅盦者顧君夢薊所築也高閣觀海空廊玩月蘭坡
桂壑春秋是宜具區之勝畢輪于此自非名人魁士莫
適爲主乃有屠君石臣藐然高厲樂於陵灌園之契爰
居爰處琴書自娛舊植梅樹近者零落因地裨補以仍
舊貫於是四方士仁慕君風規請書銘于石用詔來者
辭曰
泉泐泐石婁婁花芣芣人幽幽
唯自勉齋銘

唐君鷓安取其先世質肅公之語名其所居曰唯自勉齋請湘鄉相公書之而其同里吳少村中丞用陶士行運甃故事爲之圖吳縣馮景庭官允曰此六書指事之法謂運甃卽自勉之可見者乃余觀其前有暨陽吳君所繪小象坐木養和憑几觀書几所陳者茶甌一硯一墨一筆倍之如是而已未見其朝夕運甃也中丞此圖其果有當君意乎雖然君子勞心小人勞力陶士行之運甃蓋止以勞力自勉若君之危坐觀書雖若甚逸而其勞有百倍于運甃者矣余始識君君方爲吳縣令其時大亂初平瘡痍未復君務撫循其民且謂仁政自經

界始力以清丈自任然則君之坐對一編所孳孳講求者固自有在其自勉之意豈必待運甃而見乎請循宮允之例以六書譬之中丞所圖者象形也余所論者會意也君酷嗜金石嘗詒余唯自勉齋石墨希世三種一夏仲兗碑二張元異碑三王伯敦碑皆據宋搨本鉤摹而精刻之或疑時方多故君任煩劇何暇從事于此不知此亦君之甃也余在吳下爲賓氓每過君齋惟論金石文字不及其他然有以知君自勉之深也故爲之銘其辭曰

陶公運甃晨至昏君坐讀書容溫溫其自勉也相匹倫

君爲質肅二十九世孫質肅之意君克敦請以茲圖詔
後昆

徐烈女傳

徐烈女浙江歸安人小槎大令之女也有齋表度其嫂
秉德禮已習於孀下言不出於朱外許嫁同里鄭氏五
兩之幣既將三周之輪未御其時蘇臺告陷菰城戒嚴
附近保聚咸遭蹂躪烈女家在雙林鎮厥土衍沃其民
饒富爲所覬覦非伊朝夕咸豐十年十有二月八日賊
果大至雖開黃皮之室難敵赤眉之兵空驅黑雲之都
莫禦白波之賊金鏑雨集彤珠星流田單鐵車固非素

具袁閔土室豈能久匿烈女潛出後戶將投清流爲賊
所遮抗志不屈蒙袂疾走負石自投越三日賊退家人
求得其屍茹清飲潔衣苔帶藻肌骨未殞刃痕猶新烏
乎可謂烈女矣臺臣上聞 聖書褒美所司旌表一如
律令余同年生鄭聽槐比部乃其君舅也感貞柯之早
摧惜嘉禮之未成寓書於余請爲之傳因撮辜較用誌
將來

論曰浙西隄陷載離寒暑市廛灰燼老弱溝渠何其酷
也然金石之質在波中而不流松柏之節因歲寒而益
見 天子嘉赤石不奪之志有疾風勁草之思爰命

所司廣加采訪凡摩笄之毅魄勞面之貞魂因已含笑
九原矣余自反初衣久輟史筆雖有論譔豈爲光榮惟
念是歲之夏吳中不守巡撫徐公握節效忠銜須赴義
卽烈女之季父也後先數月忠烈一門雖明月之珠白
然無類而醴泉之水實亦有原當時紵青拖紫之倫戴
纒垂纓之士或閤敖遊涌而逸或華元棄甲而復夫夫
也豈獨頽泚於尸臣抑亦顏經於碩女矣

魏氏兩王孺人傳

舊史氏俞樾曰錢唐魏氏有兩節母皆姓王氏一於例
得旌一於例不得旌然皆賢明閑習禮法有古賢婦風

余與魏君錫曾相遇于閩中錫曾博雅好古君子人也
兩節母者一其母一其本生母以余故居史職請爲之
傳出所撰兩母事狀及年譜視余詳哉言之乎夫爲人
子述其母例宜詳若立言之士則宜舉其大者傳信於
後余雖非其人然例存焉撮大端著于篇
節孝王太孺人仁和人年二十有三歸 贈修職郎國
學生魏君魏君諱謙豫字謹齋性峭直不能容人過孺
人每以和劑之其始歸不逮事姑而事無巨細必由舊
春秋祭祀終其身無損益秋或薦蟹必陳醢若蘆曰吾
家故事也謹齋君從父山東兗沂曹濟道春松君丁母

憂里居督家人嚴羣從稟命惟謹孺人所居爲聽事之樓飭婢媪屏聲息俟閒灑掃客至不知樓之有人也春松君亟稱之孺人歸三年而謹齋君卒遺腹生女未適人而天謹齋君有弟曰漁塘君諱謙泰生子錫庚遂以爲後俄而錫庚殤越十有五年始後錫曾錫曾曰吾本生曾祖復堂公諱浚中年喪子吾曾祖秋浦公命第三子筠軒公諱蓉者後之筠軒公生五子早卒吾祖瑤舟公經理其內外事本生祖妣趙太安人德之故錫曾之爲謹齋公後趙太安人之意也又十有二年而漁塘君始以孺人苦節顯郡縣達大府聞于 朝旌如例明年

漁塘君卒漁塘君故母事孺人或稍拂孺人意必斂容靜聽俟孺人言已乃退孺人亦不藏怒於胷中言已又躬視小郎飲膳問旨否如平常自錫庚之殤也漁塘君竟無子及錫曾生次子本詒議以爲錫庚後仍歸之漁塘君告廟之日本詒殤焉孺人哭之慟蓋傷漁塘君後嗣之艱也咸豐三年賊陷金陵浙西聳孺人命錫曾奉謹齋君及漁塘君夫婦之柩卜葬于錢塘縣九條沙之原自御肩輿繞墓域行一周曰葬事畢吾責謝矣謹齋君子昆弟中最長故孺人晚歲行輩最尊族人有所事必請于孺人有議分祭田者一言折之遂已生平營喪

事入葬事一婚嫁事六卒年七十有二

越曰南中地隘民稠婦女多樓居客登其堂輒聞樓上
誼笑聲譙呼聲移什物聲履聲刀尺聲雖地實限之然
喪賓客亂內外余每至人家聞其若此心弗善也孺人
居樓而人不知其敬慎嚴肅可知矣其爲賢婦宜哉聞
孺人疾革時親故候問日率一二十人朝集莫散如是
者旬日烏呼非孺人之賢其烏能得此於人哉

王太孺人亦仁和人年二十一歸 贈修職郎貢生魏
君爲繼室魏君諱兆奎字月躔初娶于汪于周皆無子
孺人少于月躔君九歲歸十六年而月躔君卒時姑趙

太安人猶在堂老耄失明未之知也人亦祕不以聞孺
人飲泣承堂上歡或問及月躔君病狀必勉作數語以
對踰年始知之撫孺人曰兒歿累汝矣吾憐汝吾憐汝
孺人有六子錫名錫爵錫曾錫普錫疇錫祿女子子一
人錫疇幼殤錫曾以趙太安人之命出後月躔君從兄
謹齋君語詳節孝王孺人傳 功令婦人年三十以內
夫死不嫁旌其門月躔君之卒也孺人年三十有六矣
故旌不及焉孺人撫諸孤成立以婚以嫁然以少時從
父宦游滇中習知仕宦艱阨之狀故其教諸子各就材
質所及不責以仕進性不喜逸樂雖生長官舍而日事

耑繡晚歲鉞鉞不去諸手猶以婦功課諸婦及諸女孫焉于汪周兩外家無敢失禮爲長子娶婦周卽周孺人姪也女適張氏其姑卽周孺人妹且詩曰不思舊姻吾以思舊姻也遇汪孺人之妹適錢氏者尤厚及遭寇亂命錫爵收養其孫臨歿謂錫普曰汪氏母周氏母與汝父分葬宜謹視松楸無忘吾言杭之初陷也月蹏君弟茗卿君歿未久柩在城中孺人命錫名百計出之娣婦王亦旋卒合而葬之當是時寇氛甚惡錫名冒險從事人以爲難蓋體孺人意焉孺人始時子婦婿女咸在孫女二十五人外孫男女六人歲時伏臘畢集于前爲孺

人壽極門庭之盛亂後零落或死于病或死于餓或死于難至今存者僅子二人錫爵錫曾孫五人本濂本存本恂本初本參而已孺人亦遇賊赴水者再皆救而免以錫曾在閩候補鹽場大使乃航海至閩從錫會居其年春秋已六十有一感念今昔俯悼卑幼盡然傷心未幾病卒病中自言吾分內之事都畢無所罣礙臨屬纊尙召集諸孫分賜瓜果問佳否焉

樾曰孺人有過人之行三焉含悲茹痛承君姑歡一也篤于前室之母氏二也不避艱險命其子出夫弟之喪于賊中三也之三者豈獨閩中所難哉雖丈夫猶難之

補文一
孺人所處之境前豐後嗇安之若素蹈危履儉無蹙蹶之狀器識固已遠矣老病告終神明不衰有以夫
孫琴西同年遜學齋詩序

予讀詩三百篇而知古詩人之立言各有其體也十五國之風大半出於勞人思婦之所作與夫民俗歌謠之辭故其言微而隱其旨婉而曲使人讀之不能即得其意之所主而抑揚反復常有存乎文辭之外者蓋其人固微者也情之所感事勢之所激耳目聞見之所觸不能已於言而又有所不能明言故其言如此若夫大小雅之作者則皆王朝之卿士大夫也其上者爲周公召

公卽下之亦家父凡伯之倫也故其爲詩往往陳祖宗之功德王業之艱難而中葉以後政事之得失民人之利病君子小人之進退中國夷狄之消長無不見於其詩視風人之辭何其異哉蓋言出於人其人不同其言亦異而世之論詩者執一以概之徒見風人之辭微婉不盡以爲詩教固如此是有風而無雅矣瑞安孫琴西予司年友也其人疏簡寬易而常有當世之志戊午歲天津戒嚴舉朝爭和戰未決琴西時以翰林直上書房兩進封事言甚切是年夏遂拜出守安慶之命攜家累出都因兵阻迂道吳中予適寓吳得相見蓋自別

於京師已四年矣出所著詩十卷屬余校刻且語余曰刻成後勿遽播我詩以我詩多狂言也余謂君以一書生受天子知遇入史館直內廷雖由草茅進非家父凡伯爲周之世臣者比然固從中朝卿大夫之後矣方今天子神聖朝廷清明而海疆不靖垂二十年君預修宣宗成皇帝實錄備知其事不末又自粵賊踞金陵蔓延東南數省爲宵旰憂而君官京師聞見尤近憂時感事之忱不能自己而發之於詩此豈得謂之狂言哉予固不足以知詩然嘗讀三百篇而知詩人立言之體刻琴西詩竟因書此於簡端告海

內之讀琴西詩者至其詩上追漢魏而近作尤似蘇黃世多知之弗論也

黃蔚亭誦芬詩略序

餘姚黃氏以忠孝世其家在宋南渡有慶元通判佚其名字建炎四年城陷死焉宋史疏漏無聞焉爾厥後有諱墀者當明初葉文皇靖難不屈而死迨其末年委鬼當路忠端獄獄抗疏批鱗致命圜土廟食宛陵是稱三忠世濟其美恂恂小雷孝乎惟孝萬里尋兄事詳明史聖清龍興徵求遺獻黎洲先生耽經樂術其書滿家徧徠衡門盤桓利貞海內高之學者宗之煥往輝來邁種

厥德其七世孫炳屋字蔚亭高明令融兼苞載籍何規
履矩不忝所生作為詩歌以播先烈遠而彌芳庶同如
蘭歲在商橫賓興賢能君舉于鄉有令子曰維瀚字彥
方亦預其選呦呦鹿鳴式燕嘉賓父拜於前子拜於後
冕紳莘莘咸曰休哉亦世載德斯之謂與余忝謁經講
席因與過從卒業是編感衛悝讚先之義嘉令德之孔
爍庶流芬之不沫輒題其端識都較焉

盧孺人焦尾閣贖草序

昔謝道韞柳絮因風之句今古豔稱之其後以節著不
失為賢媛而天壤王郎一語君子終病其不婦烏呼此

吾所以賢盧孺人也孺人為國學生菊人王君之配王
君自幼以文藝有聲孺人父南屏處士見而器之曰此
讀書種子也遂以孺人女焉已而王君竟以父老廢讀
舍儒而賈時孺人猶未歸聞之不樂然及其既歸也則
相敬如賓客王君雖服賈固高才生也而孺人亦能知
其才而安之不以其不克致身青雲幾微見顏色奚有
如天壤王郎之語者乎吾於是歎孺人之賢而又有以
賢王君王君者蓋亦修身齊家之君子也彼士夫之家
朝誥而莫諄其亦有媿於此乎夫人之所欲天必從之
孺人薄貨殖熹詩書雖失望於初天必償之於後集中

有句曰矮屋數椽燈一點我家喜有讀書兒固已見及此矣歲在戊辰余主講詒經精舍有王生曰禹堂者肄業其中乃孺人之長子也年少而學瞻爲詩古文詞斐然可觀余甚偉之一日以孺人焦尾閣贖草求序于余則孺人之沒已四載矣余憫孺人之志而敬其賢且知天之必有以償之也故書其簡端如此生其益勛所學則所以成王君未究之志而慰孺人於泉壤者亦必不遠矣

徐誠庵荔園詞序

古人之詩無不可歌者三百篇以至漢魏無論矣至唐

人而永豐楊柳之篇禁中奏御黃河遠上之章旗亭傳唱蓋詩與樂猶未分也其後以五言七言限於字句不能暢達其意乃爲長短之句抑揚頓挫以寄流連往復之思而詞興焉詞興而詩於是不盡可歌矣詞之初興小令而已椎輪大輅踵事而增柴桑歸去之辭東坡衍之而成哨遍屈子東皇太一之歌高疏察采其意而成鶯啼序一唱三歎大放厥詞實開元人北曲之權輿焉曲興而詞於是不盡可歌矣嗟乎聲音之道與世升降詩而流爲詞詞而變爲曲至於曲而聲音之道卑矣於是十二律八十四調及自宋以來相傳之十六字譜悉

舉而委之伶工而士大夫以爲非吾事其何以解於知
聲而不知音知音而不知樂之譏哉少陵云晚節漸於
詩律細夫詩之律誠有難言至詞之律則宋元桀矔猶
有可尋承學之士所宜遵守然周公謹賦木蘭花慢西
湖十景詞六日而成楊守齋見之曰語麗矣如律未諧
何遂相與訂正數月而後定填詞易而協律難自昔然
矣張玉田之父寄閒翁賦瑞鶴仙詞有云粉蝶兒撲定
花心不去閒了尋春兩翅詞成歌之惟撲字不諧易以
守字乃諧嗟乎詞人之詞不當如是耶徐誠庵大令余
三十六年前與同補博士弟子員者也今需次吳下而

余適寓吳朝夕往來相得甚歡出所著荔園詞二卷見
示余讀之則於紫霞翁所論作詞五要無一不合蓋嚴
於守律者也以余亦嘗從事於此問序於余余不知律
何足知詞毛公不云乎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余之詞
但可謂之謠而已若誠庵之詞其尙有詩樂相通之遺
意乎因書此於簡端願世之人識曲而聽其真勿徒賞
其字句之工也

紫陽課藝序

同治四年余浮海南歸適吳下紫陽書院主講乏人當
事者遂以余承其乏借講席之清閒養山林之疏懶泉

比虛擁兩易暑寒至六年之冬吾浙馬穀山中丞以余
粗通古訓延主誥經精舍遂辭蘇而就浙顧念吳中爲
人文淵藪雖遭兵亂不乏好學能文之士省會舊有紫
陽正誼兩書院今正誼改課經解詩賦而以制藝課士
者獨紫陽耳聚吳中羣彥而課之於此凡他省之來游
於吳者亦得與焉雖登賢書貢成均者莫不抽豪授簡
斯文封疆大吏咸承 天子方垂意
上意興書院以教育人材而
余學植荒落意興衰頹猶得從容揖讓於講堂之上借
月旦品題與諸君結文字之緣茲非幸歟自五年二月

至六年十一月中閒因鄉試停課者兩月余共舉行一
十八課所閱文不下六千餘篇茲擇其尤者得八十篇
付之剞劂至中丞方伯廉訪每月所課余未得披覽故
所選不及焉吳中人文固不盡於此余姑借此一編以
存雪泥之爪印而已

吳中唱和集序

庚午冬竹樵方伯恩錫自奉天府尹拜蘇藩之 命樾
時寓吳中其舊知方伯者輒喜相告曰詩人也詩人也
今年春方伯莅吳樾適從西湖誥經精舍還吳下寓廬
一見如故以南游草一卷見示誦之清麗絕倫因步集

中雨泊常州詩韻題贈一律方伯不以樾爲鄙陋詩筒
往復幾無虛日蓋未而月而方伯已二十疊韻樾亦疊
至十餘幕府諸君屬而和之者又數人唱和之盛古未
有也昔東坡先生最喜疊韻然亦不過數疊而止明李
西涯與吳匏庵兩公用斑般韻更唱迭和各至五首一
時有攙奪蘇家行市之戲今蘇家行市得無又見奪乎
方伯編次疊韻諸章付之剞劂因書此於簡端以識緣
起焉

吳中唱和續集序

竹樵方伯好尚風雅雖薄書旁午而嘯詠無廢古人所

稱電掃庭訟響答詩筒不是過也今年夏余偶出腴字
韻詩方伯不棄日與疇唱積久遂多裒然成集於是有
吳中唱和集之刻嗣後傳箋之使日或再至興往情來
極一時之盛未踰兩月又得五七言詩如千首彙而刻
之是曰續集夫獨絃之歌不能成曲獨繭之縑不能成
絲余比年來詩興落寞亦由獨唱而莫之和也今得方
伯執騷壇牛耳而幕府諸君子又各有子勝斐然之志
唱妍酬麗前喁後于颯颯乎泱泱乎吾知續集之刻亦
猶容齋續筆之一續再續至五續而未已也

凌忠介公遺像頌

忠介殉甲申之難事具明史

聖朝褒嘉永示臣則

爰有遺像子孫保之其昆裔曰震者雅度宏綽余與之
善因獲拜觀乃作頌焉辭曰 嗚呼 忠介 之 像 亦
榮榮忠介生明末流見危授命大節不搖赫矣遺像百
世常留委韭在囿視此孔羞

呂文穆公墨蹟贊

呂文穆公裔孫以公所書飛翠鳴玉出入禁門八字見
示筆墨嚴重如見其人因為之讚誌欽挹焉辭曰
有宋中葉帝錫賢輔篤生文穆桃被朝野哲人往矣其
書則存所書惟何鳴玉禁門公有賢裔曰多保本南俾

樾作讚永懷公之風

楊孺人誄

孺人姓楊氏休寧諸生楊君之女禮部司務汪君之配
也玉質外曜蘭芬內含痛橋木之早摧感寸草之未報
雖在穉齒便如成人其大父太平府教授惺予君視同
扶牀之孫課以鑿楹之學凡韋母周官班姬漢史一經
口授咸能背諷既嫻習於箭繡更畱連於文翰有林下
風焉及笄歸汪君琴瑟甫調干戈繼作燹火晝舉羽書
夕馳教授君聚鄉兵以殺賊守危城而登陴雖張赤心
之旗莫禦白波之賊空望旄頭之氣終歸箕尾之魂孺

人聞訃摧傷感動臧獲焦肝灼肺遂以成疾已而汪君
服官即署移家日下北方霜雪積勞日深南國幾烟思
鄉時切用是疾益繇繇術窮和緩于咸豐十有一年四
月二日卒于京師烏乎哀哉余與汪君誼敦夙契備聞
芳型乃作誄曰
長彼碩女內行貞良如何不淑萎此蘭芳魂歸故里山
遙水長旂旒表德彤管之光

春在堂禭文一

春在堂禭文二

德清俞樾

吳母朱太夫人八十壽序

帝同治之七年夏五月甲申平齋觀察吳雲于吳門廡
廬躬率子若弟為母太夫人壽是歲太夫人行年八十
矣觀察將饌肥鱸以甘之鏗金絲以樂之勾合僚友若
姻婭若鄉人士君子為酒食以張之太夫人曰雲汝來
前自吾為汝家婦汝藐焉始孩俄而遵先資政之變吾
惇惇撫爾曹以成立以有室家茲維難哉爾服官於吳
乃克敏克敬克廉以能雖未究厥志吾心快焉今爾子



又成進士釋褐衣而來秉鞭而牧于茲尙克堪賡續爾未究之志以無負老婦之教其何樂如之鐘鼓云乎玉帛云乎太夫人曰雲吾行年八十矣無德以詒汝惟守老氏之教曰儉曰慈吾肉視藿而酒視漿吾布衣而練裳吾惟三黨之不能胥匡是用惶惶今爾芬芬爾今爾芸芸爾惟吾一人是樂是娛是重吾不德也甚無謂甚勿取太夫人曰雲以國步之孔艱也戎事之未大集也物力之訕也民生之匱也吾老婆婦不緯是恤而私憂之念兩宮皇太后以神聖女母天下卑宮惡衣蚤朝晏退不遑自暇逸近臣蓋規猶懼侈心之易萌

請去奢行儉法殷般庚老婦何人其敢耽一日之樂于是觀察奉命悚懼退而告其友俞樾曰樾吾聞之酒食之苾芬不如君子之文金石之鏗鏘不如君子之章吾子其出一言爲太夫人壽乎樾曰雲此若言非吾之所克當也雖然吾欽太夫人之善教也又嘉吾子之不口體是養而養志也請爲頌辭垂曜億齡頌曰
懿歟壽母德孔嘉分媿媿北堂垂令儀兮輔相君子肅以和兮厥子克家有守爲兮施于有政民曰宜兮子又有孫樹旌靡兮咸秉母教無忒差兮宜百斯歲筭六珈兮如彼南山長峩峩兮百爾君子聽我歌兮

汪小樵五十壽序

余自束髮出游所交海內賢士大夫得之新安汪氏者尤多其羣從昆弟接芬錯芳指不勝屈亂離以後故交落落如晨星曩時文酒讌游之樂曠如隔世而小樵厲吳下適余主講紫陽復得與之相見叙三十年契闊益亦幸矣雖然余始與君相見也在武林旅次君甫應童子試受知于吳崧甫前輩入錢唐學補博士弟子員乃至同治三年余寓天津有汪子柳門欵吾門而來謁卽君之長子也問之已舉于京兆歌鹿鳴之三章矣其明年柳門又來具白束布紅氍循芸館舊章以後進禮見

則已成進士入詞林矣嗟乎余始識君子應童子試時而今乃見其子之成進士入詞林此數十年中人事變遷何可勝道而君之齒亦已五十矣柳門徧乞其諸同年之文爲君壽以余與君總角交必欲得余一言爲君侑一觴余惟君天性之篤厚學行之純粹諸君子之文則旣詳言之矣余又何言哉無已請卽諸君子之言而更實之今夫造物者不妄以福澤予人而科第尤甚君家號素封百餘年矣登科第者未之有然皆份份儒雅樂善好施識者知其後之必大道光咸豐以來果以文學崛起列賢書者四人成進士者二人而翔步玉堂膺

清華之選者尙止柳門一人非君積累之厚何以得此
然則諸君子之言信而有徵矣柳門學優而才贍他日
輜軒旌節敷歷中外未可限量君拜紫泥之誥享黃
髮之壽由六七十以至期頤諸君子必更有以壽君余
必更有以實之君指示孫曾曰此吾應童子試時老友
也亦足掀髯而一笑矣

李太夫人七十壽序

嘗讀唐書李光弼傳稱其沈鷺有守賞信罰明有古名
將風與郭子儀齊名封臨淮郡王弟光進封武威郡王
兄弟兩郡王可謂盛矣而其母韓國太夫人亦姓李氏

史不詳其本末世無得而稱焉若李太夫人之歸贈光
祿大夫李公則以光祿公本姓許氏故與李氏得通婚
姻世徒見其與韓國太夫人事同而其嗣君小荃中丞
暨大學士肅毅伯少荃制府赫然稱 中興元功亦與
臨淮兄弟同遂以韓國爲比竊嘗綜而論之則有過之
者四焉韓國雖膺寵名封大國然其行事無聞太夫人
明詩習禮淑慎其儀事舅姑孝遇娣姒和撫兄弟子女
慈教子女嚴而有法御戚獲侮甬寬而有制一門百口
無閒言光祿公以名進士官比部郎每得壺內助焉嘗
以鄉人士君子應公車徵入春明門靡所止息謀所以

館之又謀卜地郊垆瘞鄉人之不獲歸骨者二事皆秘始費不訾太夫人脫簪珥助事乃集至今廬鳳之人至京師者謳思弗衰視韓國之無一事可傳者異矣此其過之者一臨淮之父名楷洛謚忠烈官左羽林大將軍擊吐番還卒于道未聞韓國勉諸子以必成父志也光祿公以咸豐間奉命練鄉兵捍桑梓親教士卒以贏越句卒搏力之法天不假年未究厥勲太夫人撫中丞昆仲而恣憤之曰爾父未竟之志其在爾曹乎咸奉教惟謹用是投袂而起誅鑿齒而殺九嬰繳大風而射十日乾清坤夷東南底平太夫人之教也此其過之者二

唐書雖以李郭並稱然收兩京殪元惡皆出汾陽而臨淮若少遜焉中丞昆仲則不然方江浙之隕于賊也肅毅伯首以舟師浮海至滬瀆水則宏舸連舳巨艦接艦陸則激矢蜚礮石雷駭千里之內旂旗相望桴鼓一震而姑蘇之臺無麋鹿矣由是歷穴之在金陵者風至芻折莫能自固而浙西之賊亦悽遽睽陽禽僵而獸斃磨城撕邑若振槁若撥蠹然後移旌北指而向之趨趨狃獮爭爲梟雄者莫不狼跋乎絃中魂褫氣懾而自錫跌銷羨息燧歸報天子兩宮慰勞舉朝誠和蓋勛業之隆軼臨淮遠矣當是時中丞方節制全楚

旋移撫吾浙舉悚悚黔首而衽之席之饘粥之大亂之後民獲再生彼臨淮兄弟有武略而無文治方此何如也此其過之者三且臨淮雖兄弟並王此外無所見今中丞與肅毅伯熙天耀日之功旋乾轉以之略固已震古鑠今彪蔚一時而觀察都轉諸公亦爭自底厲以成功名左麟右鳳前輝後光何其偉歟又光弼惟一子曰彙光進一子曰節曰制今太夫人有孫十五人矣他日文通武達各紹父業以光輔 熙朝景運重侯累相其可量乎此其過之者四執是四端而論太夫人之與韓國雖姓氏偶同而實非韓國所可比擬也歲在祝犁大

芒落罔如之月太夫人行年七十矣維時中丞之讓吾浙將及一棋政修而事舉吏肅而民和咸願獻一言爲壽越於肅毅伯爲詞館後輩而倖與同舉於鄉得託年家子之末又辱承中丞知愛故不敢以不文辭而又不敢以常詞進輒抒所見如此洪惟我 國家重熙累洽超踰唐代而中丞昆仲諸公豐功偉烈亦度越臨淮然則太夫人曼福紛齡必遠過韓國從可知矣

其二 爲江蘇府縣作

夫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龍驤雲起垂竹帛而勒盤盂揆厥所元蓋必有繇矣何者有丸熊之母而後有柳

仲郢之文學有封鮓之母而後有陶士行之勛業自古
名臣得之母教者十而八九譬猶珠生于赤野玉出于
禺氏世徒欽其符采之彪蔚而不知其醞積之深厚未
足以品連城論照乘也歲在祝犁大芒落圍如之月爲
李太夫人七十覽揆之辰維時小荃中丞方開府浙中
而少荃相國以參知政事節制全楚觀察都轉諸公亦
皆鴻軒鳳舉極一時之盛門望爲海內甲于時賢士大
夫游鳴珂之里登戲綵之堂莫不願獻一言爲太夫人
壽然而玉笈金箱之記翠嬀元扈之冊固有識者之所
嗤鄙何足以侑春酒啟慈顏乎且夫積厚者流光本大

者葉茂太夫人致此曼齡紉福者固自有在請得揚挖
而陳之惟太夫人生而淑慎明詩習禮有古女士風侍
御公以名進士官比部郎白雲一司頌明允焉是攝是
贊太夫人實左右之內言不出世無得而稱稱其小小
者侍御公嘗以鄉人士君子應公車徵入春明門靡所
止息謀以館館之而事出勦造厥費不貲太夫人脫簪
珥爲助乃觀厥成藥房井偃罔不貯飾迄今其鄉人至
京師者謳思弗衰已而侍御公奉 命集鄉兵捍桑梓
親教士卒以搏力句卒羸越之法鵠然成一軍天不假
年未就厥勛太夫人撫中丞昆仲而敦慎之曰爾父未

竟之志其在爾曹乎常是時羣盜羈賊蠹商幾半天下
封狐雄虺磨牙而爭之所過無完郭悚悚黔首鷹隼
視不遑啟處 聖上視民如傷聽朝不怡中丞昆仲
諸公感 國步之孔艱也民生之日以蹙也 天子
憂民之勤與慈母拳拳之意不可負也用是投袂而起
誓將織大風於青邱之澤誅鑿齒於疇華之野然後可
以上報 主知下紹先志歟歟相公首以舟師遵海
而至滬瀆樓船萬艘千里相望長轂殷野高旗擘雲不
踰一稊而胥臺麋鹿掃盪無遺浙西蛾賊睽瞿奔觸其
增巢窟穴之在金陵者亦翦焉傾覆風從雲合東南遂

平於是移旌北指而向之颯颯紛紛爭爲梟雄者靡不
鳥驚獸駭脫角挫脰譬之猶舉炎火以熯蜚蓬傾滄海
以沃燹炭 帝用嘉焉爰錫之金策登之鼎鞞中興
元功莫之與尙太夫人視家門之鼎盛喜先志之獲疇
其亦爲之加一膳進一觴乎夫以熙天耀日之功旋乾
轉泓之略赫濯若此彼封鮓丸熊之瓊璫不足云矣其
在詩曰濟濟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此見
我 國家與天合靈符故篤生將相交通武達萃于一
門爲亘古盛事也又曰我日斯邁爾月斯征夙興夜寐
無忝爾所生此見中丞昆仲諸公奉太夫人之教爭自

底厲以成豐功偉業流福祚于無窮也某等雖不足以
窺測萬一而受相國知遇最深故不敢以常詞進而敬
爲太夫人誦詩焉若夫岡陵之頌眉壽無害之詞則又
比之虛車例之輦輓不足以陳于此矣
朱久香前輩七十壽序

伊維顯蝠昭明之世必有敦龐耆艾之臣如古所稱學
爲儒宗行爲士表者立朝則建忠弼之謀居家則著肅
穆之行俾庶士悅雍同僚服德以增邦家之重而爲朝
野所宗是故喬木非難世臣爲難白珩非寶良臣是寶
凡伯家父大雅舊人春秋貴之規筴樂模奠式斯在耆

年舊齒光容有輝今於久香先生見之矣先生童咳多
奇研綜夤執孝弟淵懿形于岐嶷嘗以冬日從女兒食
時當沍寒薦用鏗鈿啟之鬻然有飴其香追惟聖善漣
如輟食家人異焉厥後官禁近侍講幄興言將父投牒
遄歸或勸徐之九棘可至弗顧也咸豐初以內閣學士
攝工部侍郎危言讜論有史魚如矢之直朝章國典
有世叔討論之功海內士仁馳思叩歎謂當膺緹職位
鼎足俄以母疾請終養蓋明發之懷老而彌篤陳情之
章匪一而再孝乎惟孝足以風矣先生學有本原閎中
肆外摛翰著作超踰等倫嘗與許滇生戴鹿林兩先生

同被 恩命賦詩 內廷由是承 天寵握文衡凡分
校禮闈者一充朝考閱卷官者一視學者再莘莘士子
納我鎔範祈祈生徒致之靡泮帥禮蹈仁所在祇肅素
綵羔羊藐然高厲經臨亭傳不自表襮空輿輕騎翩如
其來雖亭公負弩候人荷戈循塗偵伺或不知爲使者
冠蓋也家故清貧自奉尤儉澣衣濯冠菜羹蔬食奉錢
所入自遠祖以下祭田之已失者復之不足者益之又
置義田建義莊以贍族人矜孤頤老惟力是視居鄉不
與外事而民之休戚時之利弊則必以告劉勝寒蟬君
子無取焉道光二十有二年邑有崔苻之盜告之方伯

穢厥魁事乃定越十有餘歲而亂又作以減田租號于
衆衆惑之有謝敬者以搏力之法衛鄉里當事者謀誅
敬以謝賊先生曰是爲賊殺民也力言敬可用當事者
始不聽後不得已從先生之言以蕘事而反以不早解
散爲先生咎先生卷舒委隨亦無悶也中興伊始公道
章明先生屢而復起行且大用矣乃安徽學政報滿卽
疏請歸省先人邱隴旋以足疾乞休度門却掃縣興養
神鍾美積德克昌厥後天降雄彥萃于一門有丈夫子
三咸瓌姿琦行有聞於時次君接武玉堂後先輝映海
內榮之今歲先生行年七十矣仲冬初吉諸子將奉觴

上壽而屬越以一言爲之侑竊惟先生自道光屠維赤
奮若以第三人入詞館越至于今稽蓬萊之籍二十有
一科矣魯國靈光望之歸然乃歐陽子所謂邦家之光
非閭里之榮也越五十無聞不植將落小言詹詹奚足
爲先生重乎顧念諸君子諉諂之意不敢以固陋爲辭
乃誦詩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敬以爲先生壽又誦詩
曰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并以爲諸君子頌也
曾滌生相侯六十壽序

帝同治之九年爵相曾公移畿臯之節再竦兩江大江
南北俟福貞貞兒童識司馬走卒知君實喜色相告望

若雲霓惟時公行年六十矣歐陽夫人少于公者五歲
五十而有五節堂之上嘏集襍翔天子下璽書發
輶傳嘉錫便蕃優禮隆密所以褒茂庸示異數也禮也
于是上白王公大臣下逮布衣韋帶之士莫不願進一
詞爲壽越西浙之鄙儒也聞見褊隘語言樸陋尙奚云
哉顧越嘗從公游與聞緒論以爲三代以下魁士名人
指不勝屈然以德行而兼政事可以副古大臣之稱者
四人而已曰諸葛孔明曰陸敬輿曰范希文曰司馬君
實之四賢者公平日所嚮往者也竊以四賢之行事而
考之今公殆兼有其長而去其短者乎諸葛孔明治國

之才管仲子產之流亞乃得荊州形勝之地而不能
終爲吳有徘徊散關斜谷之間爲司馬宣王所拒逡循
而坐困豈天之棄漢乎抑將略果非所長乎公當咸豐
初以侍郎家居時粵賊爲封狐雄虺荐食東南爰奮于
墨經之中躬秉鈇鉞稜威首塗樓船萬艘千里相望旣
克武漢順流而東陸衝以攻渠幟以守批亢擣虛多壘
雲徹不數年間向之颯颯紛紛爭爲長雄者咸禽僵而
獸斃金陵爲賊增巢窟之所一舉而空之若傾滄海
而沃燦炭常陽之維因以耆定是公之英武過於武侯
也陸宣公仕德宗朝多所匡贊讀其奏議曲而中微而

達所論邊事動合機宜然德宗不能盡用故託之空言
而已公則不然

文廟之始御極也銳意求治公
已由翰林躋卿貳屢奏封事言朝政得失天下傳誦有
宣公之風

文廟皆虛已聽之及至躬履行間英
風外發景思內昭千緒萬端罔有遺漏自中興以來言
節制之師首推楚軍寸符尺籍皆公手定蕭規曹隨至
今遵守若漢人用馬將軍故事唐人用英公法也宣公
坐論於廟堂而公折衝於疆場是公之謀略過於宣公
也范希文司馬君實皆宋賢相然有宋一代士大夫好
以議論相高故希文任西事與韓魏公齟齬而司馬公

論役法亦與諸賢不合卒爲小人所乘公豁達大度含
囊萬物天下之士有一藝者雲集而景附公量能而使
之取節而用之履屐之間各得其任故能動如雷電發
如風雨桑蔭不徙而大功立廓清江左爰至於河朔
朝廷倚公重凡有大議輒就幕府取決焉讚雲雷之業
佐密勿之謀異日處中當軸秉國之鈞旋乾轉坤光融
天下珍禕懋鑠與閔天散宜生比烈矣是公之相業過
于范文正司馬文正也夫此四賢者耀華名于玉牒勒
鴻伐于金冊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萬世仰望若神人然
而公又兼有其長而去其短是 天之篤祐我

聖清聚千載昆侖旁薄之氣鍾之于一人以消百六陽
九之阨運而開泰元神筭億萬年無疆之休者也然則
曼福緝齡豈有量歟樾以不才挂名門下士之末宜躋
公之堂奉兕觥介麋壽以方主西湖詰經精舍講席不
獲乘下澤車北來不勝區區之意謹以平日所竊聞於
函丈者度長絜短借尙論以進頌禱之詞我公聞之得
無有賜也賢乎之戲乎

其二

爲丁雨生撫部作

同治改元之九歲仁育羣生義征不憚凡巽窳鑿齒之
倫以次翦除衝棚息而輶軒騁威械藏而俎豆布乾亨

以慶將均禧于九垓 天子穆然深思以爲東南常
羊之維神禹荆揚之域皆公風纒露沐所手定也江南
父老衆潤攸同若漢潁川百姓願復借寇君唐淮南之
民請留李蔚也乃 詔公移畿疆之節再竦兩江 命
下之日大江南北暢舞暢飛有封公復來之喜而是歲
孟冬之吉適值我公行年六十嵩生嶽降之辰咸含和
而頌曰文武之佐礪溪蘊玉黃堯舜之臣榮河鏤金版
若我公者恬波于沸海之中靜浸于稽天之下其造福
我蒸黎者清陽而無計量虹洞而無端倪延洪納祉縣
端無疆非其宜歟惟時進中和樂職之章厲眉黎臺胎

之祝者瓌璋連牻不可以麗計竊以爲兒童識司馬走
卒知君實公之勛名滿天下矣雖復比物荃蓀連類龍
鸞豈足加其毫末哉夫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鐘麗辭
狀物皆其迹也若乃執大同之制調泰鴻之氣綱紀八
極經緯六合則神明之際可得而言昔在咸豐之初邁
陽九之阨大盜起於潢池羈賊虜延易乎東南公先
是已起家詞林歷官卿貳進明臺之議効謇諤之節海
內叩望若神人然旣而憫下民之昏墊感 聖王之
憂勤乃起於墨經躬提幡鼓旗旛首塗八表響振號怒
之旅如虎如螭龍驪鳳矯武義璜璜雖嘯喑宿將莫之

先也剖毫析芒部分如流履屐之間各得其任雖飛耳
長目未能逮也用能廓氛江汜恬波海澨玉桴金鐸隨
流而攘麾城擻邑掃清逋殘神鉦一震風雲聽命齊斧
所指野無橫陣地靡巖城不數年間而向之左蠻右觸
奮翼鼓羶爭爲長雄者若舉洪爐而燎毛髮磨蕭斧以
伐朝菌雖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未足言其易也論
者以爲甘露良佐麟閣著其美建武功臣雲臺紀其績
以今方古公其當之矣然其敷歷艱難圖維終始長贏
之後隨以孳歛沍陰之極繼以敷榮沈幾先物總達衆
材淵乎深哉精通乎鬼神神合乎太一豈徒兔起鳧舉

霆砰電射爭一日之長徼一戰之勝哉管子有言聽於
鈔故能聞未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濟故能知未
始公之舉事備此三者故能內熙庶績外總十連輕裘
緩帶不下堂階而吏畏其威士悅其教民歸其德雖跡
弛之士虓虎之將奉令貫行罔不矜飾所臨隸之邦士
女昌逸學校如林棚車鼓笛聞於通衢四方秀艾挾冊
負素諷誦相摩史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
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兼而有之其惟公平乎夫國家當
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矧我 聖清靈長
之運與天無極而公熙天耀日之功龍文虎武炳烺如

此然則祥圖瑞史豈有量歟當黃扉介壽之時歐陽夫
人五十而晉五莞筵藻席黃髮相莊凡攀飛騰挂羽翼
者莫不拜節樓之前伏狨座之下敬獻一觴稱賤子上
壽日昌素承盼睐受知遇最厚而知公亦最深又幸而
獲與同官江南故不敢以常辭爲侑竊爲誦易林之詞
曰金齒鐵牙壽考宜家請以爲公慶又爲誦元經之詞
曰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達于瓜苞并爲三江之民同慶
也

其二爲李筱荃撫部作

伊古神聖受命自天敦龐而純固永永無極其間崇替

相因文久而息必有芒芒艾艾若將賈隊之虞天于是
又篤生良弼以奠其輶以理其亂用讚雲雷之業而成
泰元神策億萬齡無疆之休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
歌功事列于雅求之當代其惟我公平乎洪惟

聖清

與天合靈符胙之爲神明主經緯六合若泰山而四維
之乃協氣橫流嘔生吹落爰有猗嶽鑿齒之倫起于粵
西今截今翌延易乎常羊之維名都鉅邑咸燒掇而焚
朽之慄慄黔首不遑啟處禽僮而獸斃 天子憫焉
聽朝不台若曰維予內外文武大僚孰能龍驤鳳矯龕
靖神縣揮齊斧而折遐衝當是時公已由詞臣起家游

歷卿貳吐金聲於中朝光名滿天下矣念 聖主憂
民之勤也萌氓之不獲安其生也羣盜如毛而莫之或
薙也植榦芻芟久而不給于供也乃奮于墨經之中用
搏力句卒之法抗颶虓虎自成一軍舟艦戰馬莫不富
實方其始也羣情猶猶與與難於慮始左書右息亦或
有異同之論公景思內昭英風外發百將一心三軍同
力有冬抱冰夏握火之誠故天助之有握蛇騎虎不避
艱險之志故士歸之剖豪析芒部分如流千緒萬端罔
有遺漏至於飛艦巨艦竟水浮川鵬舫千艘銜尾相望
既克武漢順流而東是猶韓信之破歷下耿弇之攻祝

阿中興元功始基之矣齊管夷吾有言兵未出境而無
敵者八一聚財二論工三制器四選士五政教六服習
七徧知天下八明於機數公之舉也實備此八者然故
動如雷電發如風雨莫當其前莫蓋其後旗旛首塗則
八表響振戎路載脂則郊壘疊蒼衝櫓所臨而萬雉俱
潰恬波于沸海之中靜浸于稽天之下霆砰電射天下
光燭南清江表北至于河朔 帝嘉茂庸特崇徽錫
白茅青箱封以名號之侯金印紫綬任以槐嶽之位于
是上自王公大臣下逮布衣韋帶名人魁士外至開梧
以東壽靡以西繩行沙度之國風車火微之民咸焮然

而歎曰若我公者所謂仁愛洽于下信義服鄰國上曉
天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內視如家室者與所
謂言事合機宜風采可畏愛者與行見處中當軸秉國
之鈞含囊萬物塊北無垠豈僅東戡南翦武義瑣璜爲
足以銘昆吾之治勒景襄之鐘哉公隸畿疆于今三年
政修而事舉吏肅而人和 天子知江南之民思公
深也特 命公再督兩江大江南北喁喁然怨來暮歌
孔邈于是公年六十矣歐陽夫人少于公者五歲門望
甲海內勛名動蠻貊 天子下明詔頒珍物上尊之
酒靈壽之杖嘉錫使蕃優禮隆密海內士夫仰下風而

望餘光若升闕里之堂而登龍門之阪瀚章以年家子
出公門下受知遇至深且久自惟昆弟六人皆秉公教
用能邁辰選時粗自樹立又重之以昏姻其曷敢無一
言爲長者壽竊以我公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天旣
使之憂天下之憂亦必使之樂天下之樂是宜登壽車
行福塗貺以萬吉虹洞無厓他日黃髮皤皤赤舄擊擊
郭汾陽滿中書二十四考房元齡居相位三十二年功
名著于盤盂與 聖清靈長之運同播休美于無窮
則今日之言其猶臺萊之首章乎

張母宋太夫人八十壽序

爲丁雨生撫部作

夫紉翠嬀之策稽槐眉之紀豈聞罕漫世靡得而云也
厥有云者若柳母丸熊陶母封鮓又皆彫琢曼詞擣擻
瑣節曾不足以闕縵齡駢福之所繇奚以焜綠純而耀
彤管楊子不云乎我心孔碩乃後有鑠請爲太夫人舉
其落落大者以侑眉壽之觴惟太夫人乃友山方伯之
壽母也方伯曾陳臬事於粵東旋膺屏藩之寄日昌時
適居鄉託甘棠之下而庇焉側聞方伯金幹玉楨蠲細
舉大先秋霜以宣威後陽春以布化蓋心焉儀之及日
昌奉命撫吳而方伯亦從皖藩移節於是邦晨夕與
共登其堂讀其壺史乃知方伯敷歷中外騰茂而蜚英

明物而瑩功皆太夫人之教也太夫人始歸贈公年甫
十有七事繼姑以孝聞又以兄公及叔皆不幸早世撫
其子女不啻己出昔伯魚于兄子之疾一夜十起史策
傳爲美談得之中閨尤爲僅矣俄而贈公應龍蛇之讖
定黔婁之謚方伯昆仲年未弱冠中人之產廓外而虛
內太夫人豐摯幣腆脩脯聘名師禮賢者命諸子從之
游蚤夜敦慎之使讀先人之書一門之內份如也及方
伯成進士官秋曹太夫人喜先志之克躋嘉方伯之不
負所教而又懼刑名之官非明非允不足以稱厥職乃
訓以治獄之道務在平恕毋以刻爲能聞有所平反輒

欣然加一餐焉已而方伯出守鳳翔惟時回民之羣不
逞者方爲封狐雄虺以荐食茲土聲勢沸騰種落煽熾
長圍外合潛隧內攻彤珠星流飛矢雨集方伯以十雉
之城介重圍之中兵無加衛墉不增築木石將盡樵蘇
兼絕乃用墨子備梯突蛾傅之法芻梁棟以礪之實鋪
甗以偵之焚穢火以薰之凶醜駭而疑懼卒遂遁而引
去疆吏以聞 天子嘉焉當是時太夫人方就養在
塗聞警不進止于晉陽而風語譎言日三四至太夫人
曰吾子與城共存亡義也復何恨可念者其民耳風鶴
旣靖安車乃來而 帝有恩言同日而至方伯由鳳

翔太守拜東西川廉訪使古人超棘之榮不是過也未
入蜀移粵東未踰年遷方伯由是而皖由是而蘇蘇爲
東南大都會財賦甲天下而兵亂以後雕劫殊甚太夫
人每誠方伯以民力未蘇宜休養生息之崇德尙儉以
興政化和毓威恩以移風俗斯言也凡我同官孰不當
書之紳而銘之凡歟此太夫人珍穉懿鑠之尤大彰明
者若夫遇三黨以恩御臧庸以慈雖貴而衣必澣濯雖
高年而鍼管刀鑿不釋諸手在他人視爲甚難可貴者
固其茈茈者矣上章敦牂之歲太夫人行年八十正月
旣望其設輓之辰也方伯龍驤雲起方將搏扶搖而上

而諸子仲仁典簿叔則孝廉季範茂才亦皆負一時之望有孫十三人曾孫二人門望爲海內冠太夫人受紫泥之封享黃兒之壽增始昌而永極長其後福固未可量日昌幸與方伯同官敢進兕觥爲北堂慶而以此言爲之先

錢母胡太淑人八十壽序

嘗讀詩而知周之興也不獨其朝多君子也雖其閨門之中亦皆有士君子之行故在詩曰釐爾女士女士者女而有士行者也中葉以後士大夫家法不能如昔詩人歎焉故在詩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說者謂尹氏吉

氏皆周之貴族思尹吉思周之盛也然則觀世者豈必觀其大哉入士大夫之家問其閨門之行而時之治亂世之盛衰可得而知矣越于丁卯之歲薄游金陵子密吏部以其先文端公直廬問寢圖屬題越爲詩曰猶見承平舊家法至今尹吉有餘思蓋亦詩人之義也越四年而子密又以尊慈胡太淑人八十初度屬越以一言爲壽因歷舉太淑人珍禕懿鑠之行相告越憬然曰此詩人所謂女士也此卽周之尹氏吉氏也周東遷以後尹吉餘風不可復見周室亦遂以不振而我 聖清靈長之運與天無極雖中更離亂而乾嘉以來士大夫

閨門之盛于今未隊東周詩人所慨想而不得見者樾
得而見之而 國家中興之美卽徵之此矣謹按子密
之言太淑人年十八歸贈中議大夫警石先生所居卽
文端舊屋顏曰頤和室侍君姑以孝聞相夫子安貧樂
道無戚戚之容中議公官海甯州校官絕意進取以文
史自娛學舍中一堂二內書籍充棟其殘缺者太淑人
爲補綴之縹囊緗紵皆所手製至今中議公鉛槧之痕
與太淑人鍼鉏之迹皆如新也中議公有兄早卒初議
以子密爲之後太淑人曰以次子爲兄後義未安也更
以長子後之其長子爲子方孝廉樾與同舉于鄉者也

考之禮大宗無後小宗不得有後則長子之生卽當以
後大宗明矣而禮又有適子不爲後之文設小宗止一
適子大宗遂無後乎樾嘗以爲此禮家之駁文得太淑
人之言而益信矣子密之官京師也攜婦子以俱太淑
人命之曰遇先世忌日及四時俗節之祭可與南中並
行而中議公以父在未傳爲疑後以先世皆久居京師
甘其飲食於彼於此惟神所宜卒從太淑人之言蓋太
淑人雖讀書不多而所言動合禮意類如此所謂女而
有士行者非歟子密失怙後奉慈母爲嚴師一家長幼
不敢稍踰尺寸故家庭嚴肅無嘻噏之習尹吉餘風庶

幾勿替子密其謹守太淑人之教以修其身以齊其家以光復文端公之德業他日家門鼎盛流播詩歌亦中興之盛事也樾雖不及登堂而敬獻此言爲太淑人壽其亦欣然進一觥乎若其他微言燬行不勝書亦不必書

張母孟太夫人八十有四壽序

爲湘鄉相國作

嘗聞鄭亞之序會昌一品集也曰周霍雖有助伐而不知儒術枚巖善爲文章而不至巖廊未嘗不慨生才之難雖然必有丸熊之母而後有柳仲郢之文學必有封鮒之母而後有陶士行之勛業自古名臣得之母教者

十而八九况乃賢良射策登平津之上第雅歌投壺居南伯之重任斯尤儒臣之榮遇衣冠之盛事也揆厥所元其必有繇乎歲在重光協治陬月旣望爲孟太夫人八十有四覽揆之辰當是時哲嗣子青中丞方移轉漕之節巡撫江蘇震華鼓杖金鉞綠輶朱轡渡江而南祥雲瑞霰應時布澤壤叟輶童咸喁喁然怨來暮歌孔邇蓋太夫人雲櫺畫軒未臻乎姑胥之臺而歡謠嘉誦播吳下矣稽之古禮奉觴上壽非有常期以歲之正以月之令春酒一尊祝眉梨而祈綽綽禮也國藩幸與中丞同官江南甚願獻一言爲太夫人壽而又以鳳象龍泥

之文紫琳丹瓊之書固有識者所嗤鄙未足以侑壽觴
啟慈顏也竊因中丞之所樹立以徵太夫人之所教而
有以信吾向者之說語有之切人不媚請揚挖而陳之
可乎惟太夫人生而淑慎習禮明詩其來歸也年甫十
八贈公壽圖先生以一鬢之儻拔乎其萃入官郎署觀
政冬曹前後三十餘年太夫人以君舅君姑春秋高矣
性樂泉石憚於就養乃爲贈公置筵室焉而自畱膝下
以婦代子蒸蒸色養左右無方孟筍江魚方茲未逮及
贈公以夔夔歸太夫人善遇筵室恩禮有加其所生女
撫如已出斯又樛木逮下之仁鳩鳩均平之德也素性

克儉辭隆從窳疏帳縹被無華鋌之飾三弋苔菜乏兼
珍之膳而倉粟府金以調三族仇飯壺漿及於鄰里施
而不德所謂天布也居家肅雍不嚴而理臧獲侮甬咸
守繩墨罔踰尺咫太夫人安神閨房之內優游北堂之
上不嘯不指守內則之禮無非無儀遵詩人之教所謂
和調而不緣溪盎而不苛積善成德美意延年非其宜
歟然而不觀其枝之扶疏不知其根之茂也不觀其流
之灑澆不知其原之深也中丞以丁酉拔貢官比部庚
子登賢書丁未魁天下輶車四出有公門桃李之盛傑
直內廷有禁中頗牧之譽迴翔臺閣滄登槐棘公才

公望自此遠矣兩河之間古曰豫州使車隸臨遂授節
鉞旗旛首塗殲厥巨憝遵彼汝墳孔道夷如俄督河渠
旋總漕政維時巨波滉漾決於清冷之淵乃講焉流之
法求鄣泄之宜大隄雲橫民用安枕又以海寇乘閒出
沒粵賊餘燼孽芽其間中丞彘猾禽姦無裨遺種淮揚
徐海安於磐石士女昌逸學校如林威械藏而俎豆布
戎亭虛而文館盈士悅其教民安其德 天子知其
才之有餘於任也於是復有撫吳之 命吳故東南一
大都會也瘡痍之後民力未復得中丞撫循之以教以
養吾知其必有豸矣歐陽子有言劉柳無稱於事業姚

宋不見於文章中丞乃交通武達兼而有之何其盛歟
昔光武中興馮勤居三公號稱任職馮母年八十每會
見敕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今中
丞以槐鼎之器配蹤元凱光輔中興視彼馮公蓋有過
焉則太夫人之盛美可知矣國藩向者之言不信而有
徵乎次公菊垞觀察以名諸生舉于鄉家居奉母垂二
十年曾以搏力之法保衛鄉里又參戎幕積軍功官二
千石將筮仕於鄂他日棠棣兩碑後先輝映東川西川
對持虎節太夫人受綠純黃玉之封極金齒鐵牙之壽
俟福貞貞虹洞無厓若然則今之所陳其猶升歌之三

終自是而閒歌合樂颯颯乎未艾也夫

汪蓮府兵部六十壽序

吾人交友其猶讀書乎中年以後博覽古今書籍蘭臺之藏龍威之秘涉獵所及不爲不廣矣然清夜不寐偶一尋繹其瞭然在心目閒背諷猶得十之六七者皆童時所誦習也交友亦然士大夫通籍後交滿天下自名卿鉅公以至儒林之秀穎巖穴之幽潛接芬而錯芳指不勝屈矣然風雨之日閉戶而獨居獨居而深思所思者皆數十年前其晨夕同遊釣者也語曰先入者爲主束髮時所讀之書所交之友皆融結於肺腑之中其爲

主也久矣豈後來者所能閒乎余年十五侍先大夫讀書南蘭陵卽主君家君長余九歲善屬文每一篇成先大夫深賞之余時初學爲舉子業惴惴懼不中繩墨視君之文若砥砭之與美玉然君頗不余鄙相得甚歡君或以試事至武林則又主余家彼此年少氣盛以文酒相娛樂跳跟大叫放飯流歎僮僕匿笑鄰里驚詫不之顧也日月如流歲不我與離羣索居忽忽不知老之將至余今年五十有一而君則六十矣君之子及兄弟之子以余習於君請以一言爲壽嗟乎余何言哉君之學則先大夫所深賞也愚不足以贊一辭也君之行和調

而不緣溪盜而不苛視人之事如已之事重然諾好施與君之才剖豪析芒左宜而右有千緒萬端處之裕如則鄉里之所共見僚友之所共聞又不待詹詹小言爲之掄揚其美也余何言哉雖然竊有說焉夫自辟舉之途廢而士惟以科目進從唐以來有然矣至明代又益以舉人一途與進士並重我朝因之二百餘載春秋兩闈得人爲盛士林豔稱以爲榮遇父詔兄勉若登仙然而造物者亦遂吝惜之不輕以予人有皓首窮經而老困場屋者焉君家爲休甯望族號素封以貲雄於鄉十數傳矣自咸豐以來始以文學起家舉孝廉者四人

成進士者二人入詞林者一人論者謂其先世皆忠厚長者遲之又久殆將大昌其家而揆厥所原則實自君於咸豐辛亥登賢書始今夫科名之難不難於繼起而難於發端昔人所以有破天荒之喻也有開必先君其一宗之巨擘乎君嘗服官於朝俱職兵部旋以故鄉離亂歸而謀安集之族黨姻婭咸倚爲重君亦力以自任爲一鄉生聚休養期於大亂之後胥匡以生暇則以經義課子其子維卿茂才亦少年能文如君曩時焉君得子甚遲而今亦抱孫矣種梓樹蓀後福固未可限量雖然切人不媚頌禱之浮詞非鄙人所施於君者也且

諸子誠欲得華言風語以悅君之耳目則輦下貴人固
優爲之何必求之江湖之蔡叟哉余五十無聞不殖將
落年來以畫餅虛名叨冒講席湖山壇坫聊以自娛以
視君優游家食而利澤及人蓋不及遠甚又不止如鄉
者區區文字之工拙矣重違諸子之請又念與君訂交
最先追惟昔款不能自已於言惟願君康強逢吉自七
八十以至期頤方瞳綠髮神明不衰與故鄉父老享
聖世升平之福興之所至或扁舟薄游江浙間過我春
在草堂叙數十年前文酒讌游之樂亦何異白頭鑑下
重理舊書也

李少荃伯相五十壽序

昔唐室中興子儀光弼並稱寶應功臣海內號曰李郭
雖漢寇鄧宋韓范不能望也爰暨我朝而公與侯相
湘鄉曾公左提右挈旋乾轉坤以奏中興之績一時歌
詠成功者皆以公與湘鄉公並稱曾李以配唐之李郭
自薦紳先生下逮兒童走卒異口而同辭皆曰我公今
之李臨淮也樾獨以爲不然世以臨淮比公者特以姓
氏之偶同耳夫臨淮何足以擬公哉史臣之論臨淮也
曰邛山之敗閩外之權不專徐州之畱君側之人伺隙
失律之尤雖免匪躬之義或虧蓋有貶詞矣夫臨淮何

足以擬公哉以樾論之公其今之李西平乎當咸豐之
初大盜起于粵西延易乎東南名都大邑相繼隕陷湘
鄉公起義旅于楚是日湘軍公參預其間不二年而復
安徽乃勅立淮軍號召忠義之士募擒生踏伏之卒乘
輪船越賊巢從海道而至滬考唐書李晟傳晟始事鳳
翔節度李抱玉爲右軍都將抱玉遣晟將兵五千擊吐
蕃晟日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太多乃請將兵千人疾趨
大震關至臨洮屠定秦堡因解靈州之圍公之始事適
與之符矣既至滬濱遂旁規江錫以斷賊援復以浦東
與浙西接壤分兵下浙西郡邑俾無後顧憂而前軍始

得薄蘇而壘昔李晟圍朱滔將鄭景濟於清苑滔與王
武俊悉收魏博之衆而來復圍晟軍晟內圍景濟外與
滔等拒戰日數合自正月至於五月賊不敢逼公所遭
艱難辛苦殆視此有加矣姑蘇既平東南之大局一振
賊之負隅于金陵者不能自固戮瞿奔觸劓殄無遺江
浙底定至于閩越 朝廷以南服之無虞而中原羣不
逞之徒猶未靖也燒掇焚杆民無定居震驚畿輔遠及
秦隴於是乎又有北征之命公先是已籌畫兵食選士
庀材磨厲以須矣奉命之後發如雷電動如風雨莫當
其前莫蓋其後故前茅未舉而賊燄已熿昔李晟在定

州奉詔赴難張義武欲沮之晟以愛子爲質不惜良馬
玉帶以啗其意卒以成行遂殪朱泚公之慷慨誓師鼓
行而北意氣之盛亦何媿古人乎公旣北行轉戰齊魯
燕趙之郊營於運河西隄進扼膠萊河以蹙賊於海隈
蠡茲羣醜若入乎囊中禽獮而草薶之三輔又安

兩宮慰勞羣公卿士動色相慶唐德宗曰天生李晟
爲社稷萬人也公之謂矣 天子知公威望之重爲

遠人所敬服故雖已參知政事而仍使節制畿甸折衝
萬里倚若長城唐德宗用張延賞之言疑將帥生事邀
功不從晟討使渾瑊與吐番尙結贊同盟于平涼卒爲

所劫蓋外裔無信多詐自昔然矣公主持中外大計闇
闇侃侃不苟異不苟同嘗曰亦須略論是非未可專論
利害議者壯之李晟遭德宗昏闇故雖位至將相而不
得行其志今 天子冲齡神武同符 聖祖行

見 親御魁柄委重於公東西南北無思不服雖海
外蒙奇兜勒之國無不喁喁然同我太平奉我正朔於
以耀華名於玉牒勒鴻伐於金冊又豈特如西平而已
乎史稱西平器偉材雄人望而畏出身事主落落有將
帥之風見義能勇聽受不疑忠於所事長於應變斯言
也卽可爲公誦之又曰作善遺慶父子兄弟皆以功名

始終道家所忌之談李氏以善勝矣準斯以言公之祥源福緒蓋未有艾也越於公爲詞館後輩而甲辰之歲又倖與同舉於鄉叨附同歲生之末然初不相識庚戌會試後公問於湘鄉公曰今科得人乎湘鄉公舉越名以告公心識之後撫江蘇遇江浙同年必問越所在遂延主紫陽書院講席嘗謁公金陵相見甚歡次日親詣越小舟促膝情話移時乃去自惟江湖散人獲與名世大賢有一日之雅終身榮之昔湘鄉公六十生日越以文爲壽舉湘鄉素所心折之諸葛武侯陸忠宣范文正司馬溫公度長絜短自附於方人之子貢今我公五十

生日越其能已於言乎是以又有李西平之說倘湘鄉公聞之必將莞爾而笑曰賜也賢乎我則不暇也

其二

爲應敝齋同年作

同治建元之十有一年定三革偃五兵光融天下均和于九垓而適於正月之五日爲伯相合肥李公五十生辰海內士大夫胥含和而頌曰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事列於雅若我公者恬波於沸水之中靜浸於稽天之下其造福黎萌者虹洞而無端匡天之報之千祿百福豈有旣歟咸願爲文以張之爲詩歌以永之而若寶時者則尤不可無說於處此何也公之功在

社稷名在四裔利澤在天下萬世此人人所能言不待鄙言爲之矜飾也惟公之旋乾轉坤撥亂反正成此巍巍之功實以上海一隅爲樞紐在咸豐之季東南淪陷自大江以南名都鉅邑曾無藩籬之固而公勗立淮軍招集忠勇材智奇核之士數十輩募果毅之軍數百人乘輪船摩賊壘霆砰電射龍騰鳳矯而至於滬濱當是時寶時適從事於滬實親事公於行間竊見公剖豪析芒部分如流千緒萬端罔有遺漏寶時奉令承教仙仙侃侃懼不稱任使有負知遇之厚公教之誨之每賜書翰親命筆札洋洋焉纒纒焉多至五六紙長至數千言

其於籌畫兵食相度事機駕馭遠人料量賊勢猶燭照而數計也昔周公之數七順也一順天得時二順地得助三順民得和四順利財足五順德助明六順仁無失七順道有功公之舉事實兼此七順故所至之處野無橫陣地靡堅城乘勝逐北神兵電掃蓋自蘇臺告復而東南之大局一振矣又分兵下閩浙邊郡而賊之蟄於金陵者趨趨獫狫不能自固齊斧一麾渠魁盡殪威械藏而俎豆布衝棚息而輜軒騁悚悚黔首復覩漢官威儀公之功也天子念東南旣平而中原掄勢猶熾爲封狐雄虺以蠶食我赤子廟堂以一夫不獲爲

已憂於是又有北征之命公秉黃鉞建華旗鼓行而北
周歷乎齊魯燕趙之郊西至乎秦蜀風纒露沐不遑啟
處虓怒之旅如虎如螭師之所向無不靡披未及二年
繳大風於青邱之澤誅鑿齒於疇華之野譬之猶舉炎
火以炳蜚蓬傾滄海以沃漂炭振旅愷入于京師告成
功於北闕下
兩宮慰勞舉朝誠和所謂千載
一時者也其勛業之盛邁唐之李郭越宋之韓范遠矣
方今
天子倚公如長城故以參知政事而仍寄以
保釐之任詩有之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傳曰殿鎮
也夫王畿之重豈可無重臣以鎮撫之乎公節制畿甸

乃古所謂殿天子之邦者其下云樂只君子萬福攸同
此乃善頌善禱之詞然則海內士大夫欲爲文以張之
爲詩謔以永之其亦詩人之義乎至於公之歎歷艱難
深惟終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夏
抱火而冬握冰左執獲而右搏虎有丹不奪赤石不奪
堅之定力有平則慮險滿則慮謙之深識有目上於天
耳下於淵之明智此他人所不知知之不能盡而惟寶
時知之獨深故當公縣弧之辰不敢以常詞獻惟祝公
延洪納祉山崇川增以佐
聖清之景運使風車火
激之民咸喁喁然有中國相司馬之慕此天下之福而

寶時亦與焉者也謹於三千里外舂鞞鞠臆奉觴上壽
而以此言爲之先

吳平齋觀察六十壽序

同治建元之十載老友退樓吳君行年六十有一矣諸
同人以君舊歲六十生日猶在五五之中未得以一觴
爲壽乃謀於今歲登君之堂酌此大斗以祈黃耆禮也
君固辭不許懋曰此古禮也君何辭焉古人紀年之法
與今人異今人一歲則增一年古人則必踰歲復及所
生之日而後增年是以絳縣老人生於魯文公之十一
年至襄公三十年凡七十四年而傳曰七十三年者蓋

老人之生也於夏正月甲子朔在周正爲三月甲子朔
至魯襄三十年三月癸亥始得七十四年而此則二月
癸未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未足者四十日故尙稱
七十三年然則以古人紀年之法論之君今年六十有
一乃真六十也其稱慶不亦宜乎雖然懋竊不知諸君
子何以壽君夫風語華言瓌璋而連玆豈友朋切直之
誼哉君前服官於吳有惠政未究厥施人咸惜之有令
子廣庵觀察以名進士秉鞭而作牧天殆使之成君未
竟之志乎懋山中人與聞世閒之事此固非所論也
惟見君數年來夷然曠然不以外物滑其天和室以內

琴書雅潔無塵壑之累庭以外花木蕭疏有窈窕之致
閉門却掃不通俗客惟與知己數輩不衫不幘笑傲其
閒性嗜古蓄齊侯鼎二左抱而右擁是稱抱壘生積金
石文字數十卷鉤摹而精刻之手爲題跋考其本末訂
其異同是稱二百蘭亭齋金石文字藏秦漢以來公私
印章不下千餘亦摹而鏤之版以詒好古之士夫天下
之物莫壽於金石而金石又託君之書以壽於世然則
君之壽豈有涯歟方君稱觴之日懋適在西湖詒經精
舍廡樓不獲廁諸賓之末因書此言以獻其前所陳明
補祝六十壽之合乎古禮其後所陳見君之頤性養壽

者固自有在而懋之所以祝君者亦非尋常鞞悅之詞
也

春在堂襍文二

琴書雅潔無塵壻之累庭以外花木蕭疏有窈窕之致
閉門却掃不通俗客惟與知己數輩不衫不幘笑傲其
閒性嗜古蓄齊侯罍二左抱而右擁是稱抱罍生積金
石文字數十卷鉤摹而精刻之手爲題跋考其本末訂
其異同是稱二百蘭亭齋金石文字藏秦漢以來公私
印章不下千餘亦摹而鏤之版以貯好古之士夫天下
春遊堂藝文三石而金石又託君之書以壽於世然則
君之壽豈有涯歟方君稱觴之日懋適在西湖詎經精
出腐樓不獲廁諸賓之末因書此言以獻其前所陳明
濟固自存而謝文祖也



春在堂襟文續編一

德清俞樾

徐莊愍公祠記

咸豐十年夏四月十有二日賊陷江蘇省城巡撫徐公
死之於是兩江總督何公桂清浙江巡撫王公有齡先
後以聞詔下禮部兵部視巡撫例議卹賜諡
莊愍其同時死難之妾施氏子候選郎中徐震翼女徐
氏及族弟工部主事徐曾庚幕友候選布政司理問鮑
鄂銜及男僕楊安女僕劉氏裴氏均分別旌卹如例蓋
致身授命臣子之大節而褒忠勸義國家之鉅典當

是時羣盜爲封狐虺蔓延江浙金陵大營先已潰散
蘇州雖號省會而內無廝輿白徒之兵外無虬蟬蟻子
之援人心冰釋大局瓦解雖有智勇困無所施公坐守
危城效死弗去及城已陷猶率小隊躬與鏖戰賊或以
刀斫之冠將墜矣公手自整攝揚聲大罵遂遇戕害烏
乎仲路結纓溫序銜須方之古人曾無愧焉忠義所感
闔門抗節子女捐軀賓僚并命有死無賈下及輿臺洵
可謂忠孝節義萃於一門者矣用是 璽書褒嘉 恩
禮優渥賞延昆裔榮逮泉壤 今皇帝御極宇內廓
清吳會休養生息稍復其舊而士民懷思公德謳吟弗

衰大中丞合肥張公及方伯永康應公順民之心議建
專祠婁門中由吉巷有官房一區先時曾爲正誼書院
今書院改建乃卽其屋擴而大之中爲享堂三間奉公
栗主同時殉難文武諸官附焉其後爲樓屋五間祀公
家屬同時殉難諸官之婦女附焉又其後舊有屋十間
今益爲一十六間賃於民而歲入其租以備葺治之需
由是疏房榭額可以依神前堂後室可以行禮吳中搢
紳先生及吾浙之宦游於吳者瞻拜祠宇莫不慨然太
息想見公之爲人乃屬榭以文記之榭於公爲鄉人誼
不得而辭而亂後公之行狀墓誌均散佚不可見乃粗

敘大略以告後世公諱有壬字鈞卿別字君青湖州歸安人道光八年以順天籍中式舉人明年成進士官戶部主事累遷至郎中授四川成綿兵備道累遷至江蘇巡撫署兩江總督生平精於隸首之學著有務民義齋算學行於世當軍書旁午時仍能布算如常時蓋其動心忍性之功如此卒成大節非偶然也至其他政績則有國史列傳在不備書

仁和縣典史公廨建立林公祠墓記

林公之歿也大吏具其事聞於朝 卹贈如例而其同官與杭郡士大夫又葬其遺骸於孤山林處士墓側

至今祠墓歸然與岳于兩少保同爲湖山生色烏乎林公不死矣吳康甫大令攝仁和尉又就公廨初瘞處立石識之并建祠肖其象朝衣危坐手一巨觥蓋其授命時情狀如此也設粟主八則其父母女兄妻與子女及義女張秀寶咸與焉康甫之爲此舉何其周歟康甫嘗於眾安橋下岳忠武王初瘞處請建崇祠與西湖棲霞嶺祠墓同列祀典其表章林公亦猶此志乎康甫屬余以文記之余謂既有楊君晉藩之記余文可不作矣乃余有不能無言者以余與林公固有連也林公娶周孺人周之從兄祖誥字雲笈署江西安義縣死難者乃余

外姊姚恭人之夫而外姊與余婦又兄弟也周孺人自幼恆居雲笈家余親串往來屢見之與余婦尤相習也烏乎孰意其克成大節卓卓如此哉余重違康甫意又感林公一門忠烈葭莩之末與有光榮故書數語刻之祠壁

精忠柏臺記

精忠柏在吾浙按察使司獄公廨之右土地廟前卽宋大理寺獄風波亭故址也岳忠武遇害之日柏卽枯死乃自宋至今枯而不仆虛中實外堅如金石蓋忠義之氣大之可以動天地泣鬼神卽其被於一物者猶不可

磨滅如是噫可敬也咸豐庚申辛酉間杭城再陷始燬於兵火幸嘉慶間范君正庸何君太青先後繪圖勒石石雖泐而脫本猶存余同年生士香蒯公陳臬吾浙屬吳君廷康依舊圖重刻之卽於故處壘土爲臺樹石其上命曰精忠柏臺余惟唐時御史府列植柏樹是稱柏臺今直省按察使總司一省之紀綱唐時所謂外臺也故亦有柏臺之稱茲柏託根適當其地柏亡圖在猶足以扶正氣而鎮神姦公之補刻是石意在斯乎爰作贊曰

秦漢以降有二古柏孔明廟前柏爲最古其一維何在

浙園土有宋鄂王實忠且武浩然之氣斯柏是託王死
不朽柏死不窳森森臬臺棱棱霜鏘爰繪之圖爰勒之
石脂韋絜楹對之有作誰與作歌世無杜甫爰爲之記
用勵凡百

西湖退省庵記

同治十有一年秋八月太子少保侍郎彭公雪琴入覲
於京師詔署兵部右侍郎拜命二十日引疾去位
優詔許焉仍命公每歲巡視長江水師一次公以
長江水師繫東南大局念曩者與故相曾文正締造之
艱又感兩宮皇太后及天子倚畀之重誼

不敢辭乃於十二年三月自浙江拜疏具言江路遼闊
縣歷五行省請一年駐上游一年駐下游以省每歲往
返之勞臣原籍衡陽江東岸有環堵室署曰退省庵請
於浙江杭州築屋數楹亦仍其名以爲巡視下游休息
之所詔曰可公乃謀於浙江巡撫楊公石泉就西湖
三潭印月隙地而經營焉庀材鳩工屬黎喬松太守主
其事闢虛堂以容圖書構小樓以受風月怪石羅於庭
清流環於階雖無丹雘之觀而有蕭閑之致旣成公自
題曰西湖退省庵先是己巳之春公疏請來浙就醫腐
詰經精舍第一樓時余主精舍講席一見如舊及公此

來仍寓湖樓余從吳下寓廬與公書曰西湖三潭印月
乃前年從者去浙後所修葺平橋九曲精廬一區風景
殊勝其東北隅尚有餘地公宜仿邵康節先生安樂行
窩之例建西湖退省庵以爲巡視長江兩年一往返雲
裝煙駕息肩之地則西湖又增一名蹟矣公築此庵用
余議也余曰是宜有記公轉以屬余乃書其緣起至公
勳業及出處大節海內戶知之不具書銘曰
公之往兮遡江而上問公何居南嶽之虛公之來兮浙
右爲期問公何處西湖之渚公巡於江旌旗蔽空高颿
巨艦玉斧雕弓公隱於湖煙波釣徒雲詠水訪挈榼提

壺湖山之美能令公喜築室湖中上告

天子三潭

明月孤山梅花年年歲歲來游來歌

張氏宗祠記

昔在咸豐之季江浙淪陷名都大邑化爲榛莽自聖賢
祠宇至僧廬道觀以及士大夫家廟咸燒撥而焚朽之
無遺礎焉中興以來百廢粗舉咸鳩工庀材重立垣墉
以余舊官柱下稍習記載之文走使具書求爲文以識
重建歲月者蓋多有之而張君豫立亦以先祠記見屬
余曰重建耶曰否稍稍繕完葺牆耳問庚申辛酉間何
以得免曰是祠也幾毀於賊者屢矣鄉之人以吾先世

之爲忠厚長者也哀於賊免焉余嘆曰大劫之中歸然獨存張氏之先德厚矣因詢建祠始末及其見重於鄉里之由君曰是祠也在秀水縣治西七里之北辰圩吾先曾祖奉直公於乾隆四十二年承先志而成之者也祠之旁有屋數椽襍蒔花木則其暮年所居以避城市之囂塵者也奉直公性爽直好施與凡遇水旱偏災當路者屬以周急振乏之事不辭勞不惜費家世故多田是鄉田以千計賃耕者或負應輸租宜送有司催納輒命徐之有積負至數歲者司責者執不可貸乃呼而告之曰糧從租出若戶皆然如

國賦何私以錢勾之俾輸所負租百餘年來守遺訓無苛求佃農者故雖遭大亂里中父老猶保護其宗祏公之德也又曰豫立少時侍先資政公家居適親故有獄不得白或謂先資政公與大守厚宜一言謝不可固請之則曰吾奉直公有言是非自有公論居鄉而妄預人事所右者德我矣所左者不我怨乎吾家不得罪於鄉里者守此訓也張君所言辜較如此由前之說知其有恩於人由後之說知其無怨於人此張氏之祠所以得免於大亂後也張君字少渠所娶余外姊之女故熟於余余因其請卽次第其言爲記張君官吳下所至有聲

蓋亦恂恂長厚能世其家者張氏之興未有艾也
重建寶積寺記

吳中有二寶積寺其一在吳縣西南橫山下吳郡圖經
續記云楞伽寺在橫山下又有寶積治平二寺皆近建
也明洪武初并寶積於治平而橫山之寶積寺廢矣其
一在郡城中黃土塔橋之東考吳地記後集於長洲縣
下續添橋梁有黃土塔橋又有寶積寺橋而寺之緣起
不詳明王鏊姑蘇志載在城之寺十有七有寶志庵寶
林寺而無寶積寺 國朝道光間所修志書云寶積寺
在黃土塔橋東梁天監中建夫建於梁天監中則亦古

刹矣縣歷千載志乘闕如地之盛衰固有時邪意亦有
待其人邪衡峯和尚性體堅定願力宏大道光中卓錫
於此卽訪求故老考訂圖經慨然思復其舊觀經之營
之不遺餘力堂構脩定大亂泮至皓壁丹柱化爲邱墟
同治之初三吳底定衡峯以此寺業廢於已成功墜於
幾立眷言靈宇載懷興葺而是時東南初復物力猶艱
瘡痍之餘百廢未舉衡峯行潔而誠著眾所悅服禪誦
之外尤善丹青其他技能若六壬式經占宅經葬書祿
命書相書無不通曉以故士大夫多喜從之游檀施雲
集衡峯儉以律己菲衣惡食損之又損如是數年克成

初願三門岌嶭大殿崇閣講經則有堂會食則有廡宴
坐則有室賓至則有寮下至庖湍井園罔不胥飾乃莊
嚴諸佛菩薩象及諸天之色相十八尊者之威儀顙顙
睽睽曲盡其狀嗚呼其用力勤矣其用意周矣余頻年
主講西湖精舍見湖上諸叢林大半榛莽一二緇流謀
修復之而終莫能就衡峯於此寺二十年中鼎新者再
功在不舍卒底於成地之興衰固存乎人哉故老相傳
寺爲要離故宅卽奉要離爲本寺伽藍然則吳中古蹟
無先於此者矣余故爲詳書本末以表衡峯二十年之
苦心且使後之續記吳郡圖經者有可考也

潘簡緣香雪草堂記

簡緣先生築室鄧尉山中曰香雪草堂堂之西尙有隙
地治爲圃曰西圃蓋先生城中所居舊有西圃故山居
亦襲其名六十以後遂自號西圃老人堂之東有小閣
閣中藏宋楊逃禪四梅花卷因顏之曰四梅閣錢唐戴
文節爲繪山居圖四梅閣圖湖山偕隱圖各一其云偕
隱者謂先生配汪夫人也先生詩云老妻亦解幽居樂
催促移燒共入山伉儷之賢其今之陶翟乎庚申辛酉
間東南隄陷山中亦無樂土大難旣夷市廛榛莽而入
山訪舊則草堂巋然獨存逃禪四梅卷及文節三圖亦

皆無恙先生因賦還山詩有云天留茅屋老餘生海內
聞之無不爲先生慶余與先生爲同館後輩因得從容
茗話於城中之西圃見其泉石幽深花木陰翳牆頭薜
荔幕青帷綠徘徊其下輒不能去不知山中西圃其勝
又當如何先生乃示以山居圖并出一長卷凡詩五十
五首皆往來山中所作者受而讀之草堂之勝大略可
見於是嘆先生之品之高而先生之福亦遂不可及矣
香山詩云試問池臺主多爲將相官終身不曾到惟展
宅圖看世之達官貴人經營第宅風亭月榭重榭累翼
而馳驅鞅掌曾不得一日偃仰其中者夫豈少哉先生

家門鼎盛壯歲入玉堂循階隨牒便可坐致霄漢乃甫
至四十卽謝病歸田高卧湖山侶鷗鷺而友麋鹿湖自
咸豐二年甲寅之歲經始草堂至於今二十有二年矣
春秋生曰青鞋布鞵無歲不游無游不暢信有如東坡
所云隱居之樂雖南面之君不與易者非癖煙霞芥軒
冕如先生者其何修而得此福於天哉先生年逾耆艾
神明不衰雖汪夫人先逝偕隱不終然嗣君辛芝昆仲
輩皆翬然而起致身通顯先生頤養天和優游桑梓自
茲以往歲月方長有山水之緣無人事之擾此其福豈
可量邪余故里無家僑居吳下偶於先生舊第馬醫巷

之西買得隙地構爲曲園卷石勺水聊以自娛視先生
城中西圃已有不如之歎若視山中西圃殆猶磧礫之
於玉淵矣而先生不棄屬爲之記因書數語於山居圖
後他日訪先生於山中其坐草堂之上看靈巖元墓諸
山淺青濃碧羅列左右富更勝城中薜荔牆也

顧樂全悟琴心室記

往年丁雨生中丞撫三吳幕中有客能鼓琴嘗招余及
潘玉泉吳介山兩君同聽之余不解音律問兩君頗知
之乎皆曰不知余曰然則吾三人者合成犇字矣相與
大笑雖然陶元亮性不解音蓄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

朋酒之會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是
言之人豈必搜擿操捋而後爲知琴哉嵇中散爲琴賦
其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惻兮體清心適邈難極兮然則
知琴者亦知其心而已故曰非曠遠者不能與之嬉游
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非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非
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顧子樂全精於琴者也嘗以悟
琴心名室而求記于余余不習觸擿何以記爲雖然余
所不知者音也至於琴心則粗識之矣凡詩人之優柔
騷人之精深皆琴心也凡山川厓谷鳥獸蟲魚草木之
華實皆琴心也旣以解嘲亦以廣君試由愚言而求之

其必有悟所未悟者乎

曲園記

曲園者一曲而已強被園名聊以自娛者也余故里無家久寓吳下歲在己巳賃馬醫巷潘文恭舊第而居之至癸酉歲太夫人自閩北歸以所居隘謀遷徙而無當意之屋適巷之西頭有潘氏廢地求售乃以錢易之築屋三十餘楹用衛公子荆法以一苟字爲之取周易樂天知命之義顏其聽事曰樂知堂屬彭雪琴侍郎書而榜諸楣堂之西爲便坐以待賓客顏以曾文正所書春在堂三字別詳春在堂記春在堂後尙有隙地乃與內

子偕往相度而成斯園卽於春在堂後連屬爲一小軒北向顏曰認春白香山詩云認得春風先到處西園南面水東頭吾園在西而茲軒適居南面認春所以名也認春軒之北雜蒔花木屏以小山山不甚高且乏透瘦漏之妙然山徑亦小有曲折自其東南入山由山洞西行小折而南卽有梯級可登登其巔廣一筵支瓢作几置石其旁可以小坐自東北下山遵山徑北行有回峰閣度閣而下復遵山徑北行又得山洞出洞而東花木翳然竹籬間之籬之內有小屋二顏曰良窳良窳之西脩廊屬焉循之行曲折而西有屋南向窗牖麗廈是曰

達齋曲園而有達齋其諸曲而達者歟由達齋循廊西
行折而南得一亭小池環之周十有一丈名其池曰曲
池名其亭曰曲水亭由曲水亭循廊而南至廊盡處卽
春在堂之西偏矣大都自南至北修十三丈而廣止三
丈又自西至東廣六丈有奇而修亦止三丈其形曲故
名曲園所謂達齋者與認春軒南北相值所謂曲水亭
者與回峰閣東西相值良宦則最居東北隅故以良名
良止也園止此也然良宦南有小門自吾內室往可從
此入則又首良宦良固成終成始也嗟乎世之所謂園
者高高下下廣袤數十畝以吾園方之勺水耳卷石耳

惟余本窶人半生賃廡茲園雖小成之維艱傳曰小人
務其小者取足自娛大小固弗論也其助我草堂之資
者李筱荃督部恩竹樵方伯英茂文顧子山陸存齋三
觀察蒯子範太守孫歡伯吳煥卿兩大令其買石助成
小山者萬小庭吳又樂潘芝岑三大令贈花木者馮竹
儒觀察備書之矢勿諉也

留園記

出閶門三里而近有劉氏之寒碧莊焉而問寒碧莊無
知者問有劉園平則皆曰有益是園也在嘉慶初爲劉
君蓉峯所有故卽以其姓姓其園而曰劉園也咸豐中

余往游焉見其泉石之勝花木之美亭榭之幽深誠足爲吳下名園之冠及庚申辛酉間大亂躋至吳下名園半爲墟莽而閭門之外尤甚曩之闔城溢郭塵合而雲連者今則崩榛塞路荒葛胥塗每一過之故蹊新術輒不可辨而所謂劉園者則巋然獨存同治中余又往游焉其泉石之勝花木之美亭榭之幽深蓋猶未異於昔而蕪穢不治無修葺之者兔葵燕麥搖蕩於春風中殊令人有今昔之感至光緒二年爲毘陵盛旭人觀察所得乃始修之平之攘之剔之嘉樹榮而佳卉茁奇石顯而清流通涼臺煥館風亭月榭高高下下迤邐相屬春

秋佳日觀察與賓客觴詠其中而都人士女亦或倚裝連襪而往游焉於是出閭門者又無不曰劉園劉園云觀察求余文爲之記余曰仍其舊名乎抑肇錫以嘉名乎觀察曰否否寒碧之名至今未熟於人口然則名之易而稱之難也吾不如從其所稱而稱之人曰劉園吾則曰留園不易其音而易其字卽以其故名爲吾之新名昔袁子才得隋氏之園而名之曰隨園吾得劉氏之園而名之曰留園斯二者將無同余歎曰美哉斯名乎稱其實矣夫大亂之後兵火之餘高臺傾而曲池平不知凡幾而此園乃幸而無恙豈非造物者留此名園以

待賢主乎是故泉石之勝留以待君之登臨也花木之美留以待君之攀玩也亭榭之幽深留以待君之游息也其所留多矣豈止如唐人詩所云但留風月伴煙蘿者乎自此以往窮勝事而樂清時吾知留園之名長留天地間矣因爲之記俾後之志吳下名園者有可考焉

怡園記

顧子山方伯旣建春蔭義莊關其東爲園以頤性養壽是曰怡園入園有一軒庭植牡丹署曰看到子孫軒之東有屋如舟署曰舫齋賴有小溪山涪翁句也其前三面環水左則蒼松數十株余摘司空表聖句顏之曰碧

澗之曲古松之陰其上有閣曰松籟憑檻而望郭外西山隱隱見眉嫵矣繞廊東南行有石壁數仞築亭面之名曰面壁又南行則桐蔭翳然中藏精舍是爲碧梧棲鳳又東行得屋三楹前則石欄環繞梅樹數百素豔成林後臨荷花池石槁三曲紅欄與翠蓋相映俗呼其前曰梅花聽事後曰藕香榭云梅花聽事之西鑿坏於垣曰遯窟窟中一室曰舊時月色亦余所署也循廊東行爲南雪亭又東爲歲寒草廬有石筍數十株蒼突可愛其北爲拜石軒庭有奇石佐以古松又北爲坡仙琴館以藏東坡琴也館之右有石似老人偃僕而聽琴築室

其旁曰石聽琴室又西北行翼然一亭顏以坡詩曰繞
徧回廊還獨坐廊盡此矣庭中有芍藥臺牆外有竹徑
遵徑而南修竹盡而叢桂見用稼軒詞意築一亭曰雲
外築婆娑亭之前卽荷池也循池而西至于山麓由山
洞數折而上度石梁登其巔則螺髻亭也自其左履石
梁而下得一洞有石天然如大士像是曰慈雲洞洞中
石卓石橙咸具石乳下注磊磊然洞外多桃花是曰絳
霞洞洞之北卽余所謂古松之陰也出松林再登山有
亭曰小滄浪亭後疊石爲屏其前俯視又卽荷池矣茲
園東南多水西北多山爲池者四皆曲折可通山多奇

峰醜凹深凸極湖嵌之勝方伯手治此園園成遂甲吳
下精思偉略卽此徵之攀玩終日粗述大概探幽搜峭
是在游者

尙書立齋李公家傳

公姓李氏諱奕疇字書年號立齋其先山西洪洞人明
初有諱宗賢者始遷河南夏邑遂家焉父諱敏第字瀛
少雍正八年進士由翰林起家累官至山西布政使護
理巡撫內遷光祿寺卿終太常寺卿居官廉其歿也無
銖金寸錦之儲母韓夫人長洲韓文懿公女孫也躬織
衽課之讀已而公與兩兄先後補博士弟子員韓夫人

喜曰爾曹自此爲讀書人矣乾隆四十四年中式舉人
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俄以大考
改主事五十一年補禮部祠祭司主事五十三年充貴
州鄉試副考官明年升員外郎又明年升儀制司郎中
五十六年本部京察一等適山西太原府缺員 詔巡
撫揀員調補而以公補所遺缺遂補甯武府知府旋由
甯武調平陽平陽剽悍爲他郡劇公至廉得各縣之豪
猾者名捕之誅其魁民好以細事訟於大府甚者走京
師僉謂公宜痛治之公曰亦問其枉不耳果枉也豈禁
其赴愬哉遇事務持其平久之訟稍息嘉慶四年遷江

蘇蘇松督糧道八年調江安督糧道如期轉漕不愆於
素而鉤稽微密積弊咸去九年升山東按察使
仁廟召見有實心辦事操守亦好之諭先是瀛少公曾
爲山東按察使有惠政至是公繼之稱濟美焉俄以巡
撫長公奏保所屬吏不當公坐左遷 詔以道員用兩
江總督治亭鐵公請留南河是時以河流倒漾議改海
口已報可矣公親至海口達觀初無攔門鐵板沙乃力
言海口順流本無壅塞利不什不變法此役不已數百
里田廬蕩決老弱轉徙弊且不可言鐵公心動爲奏寢
其事十二年補江南河庫道明年升安徽按察使於是

有平反霍邱范顧氏冤獄一事皖人至今傳之范顧氏者霍邱縣招解謂與姦夫楊三謀殺本夫范受之者也公曰原供正月十三日夜范受之同妻弟顧三觀燈燈散回家又爲樗蒲之戲迨人定後范顧氏與楊三等各持械毆擊死之又支解之而糜於釜灰其骨而瘞之野此非咄嗟可辦者以時言之固不給且范受之爲贅婿於妻母家其居近市前後左右皆鄰也羣毆無聲歟炙骨無臭歟而潁川守霍邱令咸護前持益力巡撫亦信之公曰逆倫大獄坐死者五人苟有疑可遽定乎密偵其事有陳姓者與范有連言范受之於正月十四日曾

至其家一宿而去公曰然則正月十三日之未死可知矣命蹤跡范受之所在縣案以待逾兩載范受之歸五人者皆不死公平反疑獄類如此十四年遷安徽布政使入覲面陳安徽吏治 仁廟嘉其不欺是歲河決李家樓波及宿亳靈泗議者欲緩堵決口借黃以助清公曰黃河自陝豫而來奔騰浩翰非海不足以受之今欲借徑於湖是以海視湖也歷來借黃濟運不過偶然漾入之流若大溜全注於湖則湖必淤矣況遇伏秋大汎湖不能受則清口亦必不及洩高堰危而淮揚可虞不得已仍開五壩是清口未受蕩滌之利而高寶先受

淹浸之害與刷黃本意無乃左以總督百文敏公從其議河復故道民安其居公之力也護理安徽巡撫旋授浙江巡撫時浙江嚴衢諸郡民之傳習天罡會者有詔窮治公捕得葉機等數人鞫之皆愚民爲巫覡所惑妄冀消災獲福無它圖因誅其爲首者而釋其餘又以海多盜嚴飭所屬毋縱盜及得盜則以其情罪重大者置之法餘減等免死杭城遇旱歲苦無水公檇乾隆五十年故牘於南門外開口設水車辱江水入內河杭民始不憂旱而下游嘉湖兩郡亦蒙利焉撫浙一年百廢咸舉惟爲孟氏嫡裔之在諸暨者援衢州孔氏例請設

五經博士部議格不行士林惜之十九年遷漕運總督公會爲糧道周知利弊故督漕五年漕艦之至通州率早於往歲 玉音褒美焉會有運弁不職御史某劾之并及公改京職以主事候選 宣宗御極授守護

昌陵尚書道光三年以原品致仕時年七十矣公爲政務持大體而遇事果斷無所徇及與人交一本於仁恕守平陽時有翼城令因公事負帑金公察其非侵冒代請於院司分年彌補不足則益以私貲其任皖藩也故令陳君家屬以負官錢不得歸公見其子而才之爲畫策償所負資之歸其子鑾後官巡撫云督漕時所

舉將弁如陳君階平段君焜後皆至提鎮世咸服公能
知人焉公既歸里居林下二十餘載道光十八年重逢
己亥鄉試詔加太子少保銜重赴鹿鳴宴明年重赴恩
榮宴而公之次子銘皖適於是年成進士海內榮之公
卒於道光二十四年年九十有一公娶吳夫人先卒如
夫人二曰管宜人曰謝宜人子銘右早卒銘皖銘翰銘
霍銘榮銘舟銘恩皆克稱其家聲銘皖由進士起家今
官湖北安襄鄖荆道銘翰銘霍皆舉人
舊史氏俞樾曰余爲童子時卽傳聞公治霍邱獄事比
寓吳適公次子薇生觀察守吳遂得備聞公行事觀察

屬爲之傳余惟公大臣 國史固有傳不當私有撰述
姑敘次其事爲家傳附其家乘焉公恂恂長者而處事
果而有斷待人寬而有制古所稱和調而不緣溪益而
不苛者與宜乎天降雄偉萃于一門子孫繩繩未有艾
矣

余母呂太宜人傳

呂太宜人湖北漢陽縣漢口鎮人處士錦儒公次女也
年十六歸佩圃余公公已娶黃宜人矣無子故造以宜
人宜人既來歸始知之曰吾命也莊事黃宜人沒齒無
閒言宜人生子三曰誠之明之循之黃宜人生子曰惠

之惠之與明之同歲生乏乳宜人以已乳乳之哺明之
以糜佩圃公之卒也謂宜人曰天下事孰愈於讀書乎
善撫諸子毋廢書時宜人齒未三十佐黃宜人治家課
諸子讀惟謹誠之試於郡冠其曹遂入邑庠宜人以諸
子咸成立宜異宮請於黃宜人析田宅無私焉黃宜人
卒愛惠之如所生已而誠之明之皆早世循之以知州
官河南嘗權知淮甯永甯縣事宜人來就養又恆至其
壻樊君署先後十數年輒與惠之俱宜人性慈善族黨
中以緩急告必諾遇人有所爭出一言咸折服雖居官
舍而飲食之珍者撤勿嘗服飾之華者屏勿御惟以潔

已愛民勸其子故循之所至有聲咸曰賢母之教也循
之亦前卒惟惠之獨存宜人之卒也年已八十八矣宜
人有一女適同邑辛卯恩科舉人河南候補道原任
河南府知府樊君諱琨字玉農有外孫五人或爲部郎
或爲道府皆有聞於時余長子婦樊君女也故得聞其
略焉
論曰余嘗讀玉泉子載鄧敞初婚李氏又娶牛僧孺之
女旣至家牛始知其詒已也卒相安無異言未嘗不歎
牛氏之賢今觀宜人事豈有異歟宜其膺多福享大年
有子三人有孫七人食報於天者如此其厚也易林云

富壽宜家其宜人之謂乎
萬宜人傳
宜人姓萬氏江蘇某縣人父錦榮嘗得危疾宜人割股肉和藥以進乃瘳及父卒無兄弟姊妹矢不嫁母問之曰願終事母母戲曰爾將速吾死邪遂不敢言歸同邑蔣君年二十有三矣蔣君名某亦孝子也父兆男以貧故棄儒而買火其廬喪厥賞驚憂得疾以卒君之母傷於火爇焉君屑藥以敷之傷疾稍差而舊有羸疾加劇又因其長女適劉氏者以哭夫而死心悼之病日臻先是君侍父疾曾割其股至是又割焉母之疾爲少閒而

君屢遭顛沛家益落至二十九歲始娶宜人未四十而卒長子及女皆殤次子煜纔五歲宜人慟甚卒之日以首觸牀斂之日又以首觸棺血涔涔然仆於地再絕再蘇姑曰仰事俯育繄爾是賴以若所爲是不慈不孝也止止乃不敢復言殉而家窶甚以鍼術活及姑卒往依其母母病在牀禱二年宜人衣不解帶亦二年治其母之喪如其姑之喪一以禮其教子也嚴有過必撻或謂若止一子宜少寬宜人大息曰吾非不愛子也人有數子此之不立他猶可望吾止一子若不肖則遂無子矣何以見吾夫地下哉煜用是自奮不數年以賈起家咸

豐之季常州陷於賊煜奉母渡江至如皋幸安全宜人
顧鬱鬱不樂謂煜曰吾家雖幸無恙而族姻之陷水火
者不能出其難民之扶老攜幼而至者皆吾鄉里也晝
乞於市莫之與夜宿於寺廟莫之容終必轉於溝壑矣
汝誠無力然豈可坐視乎鬻吾釵鎖猶可數十金以畀
汝汝其稱吾意焉煜乃冒烽火至江南訪得其叔母及
姑姊從兄與俱歸又謀於同里之吳君容光汪君彥傑
爲鬻糜糲餅以食難民請於官以空屋在官者居之全
活無算宜人乃稍慰因戒煜曰汝父雖赤貧而奉母能
竭其力爲弟妹嫁娶勿失其時人有以緩急告者必有

以副其欲吾家食其舊德馴致溫飽大難至而免焉豈
非爾父之遺澤乎汝宜勉之成人之美濟人之急毋墜
父風毋忘吾言煜謹受教同治二年宜人得痰疾九月
十三日卒年六十有四以子煜官五品故贈宜人煜初
娶於張死寇難以節烈旌其門繼娶生三子一女
舊史氏俞樾曰昔昌黎作鄆人對甚不以割股爲然新
唐史孝友傳取其說雖然君親一也宏演納肝莫敢斷
脰流聲史策以爲美談何獨於顓顓之愚孝而苛責之
哉蔣君夫婦皆嘗割股可謂難矣宜人居大亂之時拳
拳於其親故又推而至於轉徙之遺黎惟恐失所此豈

尋常閨閣中人所見及哉宜人用心如此宜乎出於險中而天且昌其後也

節孝朱孺人傳

朱孺人江蘇某縣人適同縣黃鏞字玉音鏞父芝庭芝庭有兄桂庭無子遂子之桂庭卒十有五年孺人始來歸事芝庭夫婦能得其歡心治家事咸脩飭道光六年芝庭卒鏞以毀致疾孺人侍疾謹湯藥非親嘗不以進是歲冬鏞卒孺人年甫二十有九一女才三歲孺人痛不內勺飲瀕死者數矣父朱公勸之曰爾已重身幸生男孫夫祀不愈於殉乎孺人乃始啜粥越八月果生男

名曰溶黃氏家故不豐薄田數畝不足以贍孺人佐以織凡三日必出布一匹夜或無燈火織猶未休聞兒呱呱泣則謹乳之乳已復織女至五六歲課以女功不少寬溶七歲出就傅孺人時時以忠孝故事陳說勉勵之溶能丹青至蘇州售其技母女二人謹守門戶早納國課嫁女娶婦罔不矜飾於三黨之戚無所乞貸而歲時饋問未嘗失禮然有喜慶事具酒食招之則不一往曰吾未亡人惟五服內有長者之喪可往拜奠否則有何事而履人庭邪由是人益高之歲朝族之長老必衣冠而拜於其家凡守節二十三年於道光二十八年卒

至同治九年浴請於官旌如例
董孝女郭貞婦合傳
孝女董氏直隸永平府樂亭縣人父董桂林早卒女年甫十二與寡母熒熒相依有求婚者輒泣曰母無子如女嫁誰奉母耶卒不嫁以紡織供甘旨歷四十年母卒女罄所蓄以殮其母而亡以營葬乃殯於所居之室外親封以泥守之又十有八年時食必薦鄉人憐其孝咸賻之乃克葬槨曰古者先殯而後葬殯者於西階之上掘坎埋棺其名曰殯塗之以土備火也孝女此舉合乎古矣夫孝女豈知古有斯禮而循用之哉先王制禮原

本乎人子之至情故孝女發乎本心而自合乎禮也同其時有郭貞婦

貞婦豈氏年六歲童養於夫家其夫郭自立家貧出謀食人不歸貞婦依孀姑以居姑以子不知在亡勸婦嫁婦泣曰如婦嫁誰奉姑耶卒不嫁以紡織供姑甘旨姑沒喪之如禮而其夫竟不歸同治十三年直隸總督大學士李公鴻章以貞婦與董孝女事並言於朝旌如例是歲也董孝女年七十郭貞婦年六十有四

鄭孺人專

鄭孺人諱蘭孫字娛清別字蘅洲杭州仁和人幼孤鞠

於外家其外王父孫公博雅士也愛其慧教之讀六歲通四聲九歲能爲小詩以庭前花木命之賦輒有新意至十四五工書畫且善爲唐宋人小令孫公益奇愛之難其壻久之謂同里徐君才壻焉徐君諱鴻謨字若洲故杭之巨族居姚園寺巷有高樓一區自其五世祖文敬公高祖文穆公以來累朝賜予秘籍及購藏羣書皆廢其上徐君自幼博覽無遺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作觀潮賦傳誦一時孺人歸徐君年甫十有九事其姑孫太孺人能得其歡心已而徐君官江南攝揚州府經歷遂奉孫太孺人就養於揚以揚州風俗豪侈輒誦隨

園詩曰青山也厭揚州俗多少峰巒不過江徐君戲反其意曰青山也羨揚州好多少峰巒隔水看慰之也咸豐三年賊陷江甯順流而下將薄揚州時徐君奉檄乞援於淮孺人曰事急矣吾姑高年不宜久居危城而又懼中途遇鈔掠乃盡棄其囊匱惟奉純皇帝賜

文穆詩卷及其家乘與先代遺像從孫太孺人挈子女以出奔如皋未至失其長女女甫十歲意必殤折矣未幾竟得於吳陵之鄉間先時有曾媪携二女與孺人同居曾媪旋物故孺人攜其二女至如皋爲擇良輿而歸之及失女復得僉曰陰德之報也越二年孫太孺人卒

徐君方護理揚州府清軍同知孺人獨治喪衣衾皆手
自縫紉人稱其孝明年大旱孺人鬻衣易粟食鄰比之
餓者徐君既服闋復之官孺人與其子琪居如皋家益
貧不能具脩脯乃自課琪讀書作示兒詩四章九年賊
再陷揚州徐君力戰受創幾死傳聞已歿於陣孺人欲
冒險往偵之乃先爲孫太孺人卜地於如皋城東權葬
焉封以土識以石已而舟次泰州知徐君遇救未死乃
迎之至如皋躬視醫藥歷十月之久始愈而孺人亦病
矣孺人故達佛理遭遇兵亂益視死生如夢覺初至如
皋曾賦自輓詩十六章至是知不起然猶治家事勉琪

誦讀如平時十一年徐君攝六合瓜步司巡檢其夏五
月孺人卒於如皋先卒前十日謂琪曰吾病不可爲矣
後十日當逝汝父未還身後事吾自任之乃召僕媪治
歛具且命題墓碣曰蓮因室主人墓蓮因者其所居室
名也琪及其女兒各割股羹以進竟不效如期而卒卒
之日異香滿室有金光穿戶出左右皆見之孺人著有
蓮因室集生子二曰琪曰珙生女一曰雲芝琪早殤琪
有隲才詩文字畫能世其家雲芝亦能詩嫁同里袁啟
瀛

舊史氏俞樾曰余主講謁經精舍始識琪蓋精舍中之

高才生也琪爲余言孺人性謹厚有識略居恆寡言笑臨大事則從容治之無倉皇之色嗚呼如孺人者可不謂賢哉躬操井臼不廢翰墨兵亂中猶時以詩歌見志可謂女士矣

孫芳蓉傳

孫芳蓉又名福字有慶陽湖縣洛陽鎮天潢村人嘗執羈勒事先通奉君道光二十四年余舉於鄉通奉君命之從余入都應禮部試報罷南旋客授徽州者五年芳蓉無歲不從暨余成進士官京師奉使河南亦皆從焉咸豐八年余從河南免歸僑居蘇州芳蓉亦老矣然猶

時來余家九年冬辭而去期於明年來其明年亂不果來余亦遷徙靡定遂不復相聞至同治十一年其弟芳莢字有斐來謁余於吳下寓廬乃知芳蓉於同治二年死矣追念其在余家首尾三十年勤於所事儉於自養余家事無巨細悉與聞之而錢幣出內無所苟雖邱里細民有士君子之行焉芳莢言今年正月十六日芳蓉見夢云仍從先通奉君筦家事嗚呼其信然乎抑否乎芳蓉生時曾入貲得從九品銜終身不娶以芳莢子雙福爲之子孫氏故鉅族宗派繁衍時方脩家譜余故書其大略以授芳莢俾附家乘存其人焉

永靈東廟碑

德清縣新市鎮故有永靈廟考之縣志神姓朱氏諱泗父煦三國時朱然之弟晉咸甯中伐吳煦與焉妻從行至鎮而產子是為神神博通書史旅力過人永昌元年死王敦之難泰甯二年封鎮國將軍立廟於鎮宋紹興五年賜額曰永靈廟廟故在鎮西偏宋元祐初鎮東之人以走祀不便復建廟於東偏規制闕麗視西有加國朝咸豐間毀於賊同治三年賊與官軍相持見空中若有神鎧旌旗蔽野鉦鼓殷天賊遂驚走蓋神助也於是里人錢增重塑神像權奉安於戴侯祠是年冬陳汾

源姚文藻等倡議醵貲先建廟右之集禧堂以居神六年春方議重建大堂神忽降而有言宜視西廟崇二尺以壯青龍形勢為一方保障鎮之人且喜且懽鳩工庀材奔走從事逾年而大門以至堂皇次第落成徵文於余以紀其事余考三國吳志朱然本姓施氏為朱治姊子治初無子以然為嗣故從朱姓而煦無聞焉殆史失其傳乎然為丹陽郡故鄣人故鄣與安吉接壤而然又嘗為餘姚長山陰令則其弟或從行經由茲地而生子亦事理所宜有者朱氏世為吳將甚見委任當咸甯時吳猶未亡煦以勳戚子弟安得反從晉伐吳即從伐吳

亦不能至此縣志所傳疑失實也廟舊有宋元符二年碑記稱神爲鳳陽府人鳳陽府自明始置安得見於宋碑其僞託不待辨惟言神生於鎮之施家巷以吳志徵之朱然本施氏子爲治行喪竟乞復本姓權不許至五鳳中然之子績上表還爲施氏然則施家巷爲神之故蹟無疑矣余惟神之靈爽至今不替而深情正史之無徵惟此一事合於正史故表而出之以傳信於後庶後之人益敬事神而被神賜於無窮也

贈太子少保諡文勤福建巡撫王公神道碑

光緒元年冬十月甲戌福建巡撫王公巡閱臺灣還至

于省城越十有三日丙辰薨于位

天子悼焉 詔

贈太子少保銜視總督例

賜卹

賚白金治其喪

子諡文勤并

命于福建省城臺灣府城建祠祀焉

凡祭葬咸 賜如例於是公之子儒卿等奉公之喪暨其配劉夫人之喪於其明年之十有二月某日葬於寶應城北之龍首村殷家莊立祭葬碑一準律令而神道之左禮宜有銘乃以屬樾樾舊史氏也且爲同歲生又以長女女公之次子故誼不敢以辭公姓王氏諱凱泰字幼軒號補帆原名敦敏字幼徇其先世自蘇州遷寶應之白田鋪遂爲揚州府寶應縣人曾祖諱箴本曾祖

復文續一
妣苗氏朱氏張氏刁氏祖諱曰晉祖妣劉氏父諱瑤楨
妣楊氏皆以公貴累贈至資政大夫妣皆夫人公自幼
有神童之目年十有一四子書十三經皆卒讀其父贈
資政公親爲講授大義十五歲爲縣學生旋充道光二
十三年優貢試於朝列二等用訓導二十六年應順
天鄉試中式舉人三十年會試中式第二名貢士賜
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充國史館協修咸豐二
年散館授編修當是時粵賊已自桂林走兩楚東南大
擾俄而金陵陷其餘氛及於畿輔朝廷命將四出未
卽克而齊魯皖豫之郊羣盜如毛而起兵疲餉匱勢岌

岌不可支公雖在詞館慨然有匡濟時艱之意改今名
焉旋充國史館實錄館提調奏辦院事充咸豐
九年會試同考官是科一甲二名進士孫念祖公所得
士也十年丁楊夫人艱彭文敬公知公才奏請辦理本
籍團練公謀於團練大臣晏公端書增勇丁之額而汰
其羸弱嚴其賞罰裁浮費杜侵漁其在公局雖一飯必
自齋也敘功加侍讀銜同治元年捻寇突至公力卻之
又加四品卿銜服闋入都充實錄館協修兼文
淵閣校理上以公知兵命赴江蘇軍營而公適
丁資政公艱南歸今相國肅毅伯李公鴻章時爲江蘇

巡撫駐上海以公牘調赴營公辭不可遂以二年九月
至滬治營務兼筦釐捐事李公以上海一隅規復江蘇
旁及嘉湖公在幕府與有力焉其受 主知膺大任實
始此矣四年五月 詔以道員留浙江補用從浙江巡
撫馬端敏公之請也至浙攝糴儲道事其明年赴天津
交米卽入都引 見還次河間府而升授浙江按察使
之 命下公念浙中新復安良之法在於除莠惟求無
枉無縱以稱斯職而其有大功於浙者尤在三江閘濬
沙一事三江閘者所以洩山陰會稽蕭山三縣之水者
也始自明嘉靖中郡守湯公於三江口建大閘有二十

八洞命曰應宿閘歲久不濬閘外漲沙日高三縣之水
不得洩民大困公親往相度掘港開溝使水怒流足以
刷沙又禱於湯公之廟其夜見神燈數十往來閘口大
聲如雷質明沙泥盪滌無遺事詳公所撰三江閘濬沙
記至今浙東人猶能言之遷廣東布政使至則裁鹽米
之陋規罷差徭之供億清州縣之積累覈釐捐丈沙田
濬城中六脈渠榜所居曰儉明簡爲之說曰居官之要
清慎勤而已惟儉也故清而不蹶惟明也故慎而不憚
惟簡也故勤而不煩是三者清慎勤之本也九年遷福
建巡撫甫下車爲六言韵語勸其士以立品勵學勸其

民以息訟止鬪禁火葬戒溺女又以閩俗多淫祀迎神賽會無虛日嚴禁之而尤以教士爲首務其在粵也粵秀山之麓故有應元宮以祀雷神公卽其地建應元書院爲舉人肄業之所逾年而梁君耀樞魁天下卽應元書院肄業士也至閩又仿廣東學海堂例創設致用堂于西湖書院中課諸生以經學十二年福建鄉試公爲監臨官以閩中場屋積弊甚深痛治之其始士林狃于故習頗有煩言旣歲事弊絕風清乃大悅服十三年春以三年述職之期入覲於京師行至蘇州而病作請假許之請開缺不許 溫旨慰留焉假未滿而臺灣事起

詔回任乃力疾行俄而廷臣以臺灣一郡孤懸海外曠悍難治議移福建巡撫駐其地公疏請先履行之光緒元年五月由省赴臺維時炎曦毒霧酷暑鬱蒸公以國事爲重不避艱險臺灣風俗與內地絕異民嗜博無老少皆食鴉片煙又錮婢女至老不嫁公皆作歌以勸化之七月初親詣鳳山時已得痰溼痞滿之疾至八月病日臻尙擬往巡南路颶風作不果至九月乃以疾聞請一月假而劉夫人卒於家公盡焉心傷然不敢以私廢公治事如故十月初以整頓臺地并巡撫兼顧省臺大局事宜入告拜疏後卽內渡甫至省城而疾不可爲

矣同治初公入都墜車傷於股氣血衰耗自此始其回
闔撫任也本輿疾以往又在海外積勞且受瘴癘宜其
疾之不起也公不立崖岸而謹守禮法無尺寸踰性儉
約雖至數厯封疆所曳屣者往往猶官翰林時故衣也
遇事必綜覈名實然亦無苛求故屬吏多畏而懷之生
平一介不苟取故亦不苟與人始或有所望久而知其
清況亦多諒之公卒之年五十有三論者惜其未竟所
用然在近代疆吏中固卓然可傳者矣公娶劉夫人先
公兩月卒子三人儒卿豫卿壽卿孫二人念曾念祖公
遺疏上 詔賜儒卿舉人豫卿員外郎壽卿主事念曾

侯及歲送部引

見蓋

朝廷篤念蓋臣風勵有位意

深遠矣樾既撰次其事乃係以銘曰

公在翰林乃玉乃金高文典策庶士傾風公在軍旅乃
文乃武運籌帷帳折衝樽俎公任屏藩善理劇煩自浙
而粵遺愛存焉公任節鉞不避艱難安內攘外臣力以
竭 天子曰咨惟汝子悲賞延于世非予汝私乃建之
祠乃予之謚乃祭乃葬 天子所賜龍首之卹式公
墓門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春在堂雜文續編一

雜文續一

卷

春在堂文續編一

墓門凡百有餘也

師以千之請以葬

天子世顯首之師左公

而與豐愛齊惠公出論越不致稟線矣內與代引代以

文以左難籌辨辨世衡軒於公引引善善駐陳敢自辨

公引鍾林氏王氏金高文典策烈士師風公引軍旅以

終終矣辨辨辨其事以引以論曰

矣又遠也暗也

良蓋

博致

念蓋引風圖首首意

春在堂文續編二

德清俞樾

尹氏綱目發明序

自孔子作春秋絕筆獲麟司馬溫公繼之以資治通鑑

然散而無紀體例猶未善也朱子因通鑑作綱目而後

秦漢以後之事筆則筆削則削華袞斧鉞上紹麟經自

朱子作綱目劉友益輩講求書法然於紫陽之義未盡

得也尹堯庵先生作綱目發明而後微言大義闡發無

遺正例變例犁然各當愚故嘗曰綱目者朱子之春秋

而發明者綱目之公毅也然其書世罕傳本有明之季

衡文錄二
先生同邑遂昌包君萬有得永樂中內府刻本至國
初處州修府志先賢遺書皆釀金刊刻是書亦刻以行
世存版學宮年久散佚雍正初又重刻之嘉慶中又補
其缺而後海內學者得見全書至咸豐戊午歲遭粵寇
之亂版之缺者又居大半同治甲戌尹氏修譜牒乃復
補刊以還舊觀此固其後人抱殘守闕之盛心而亦見
先生之書大義炳然如日星河嶽不可得而廢也綱目
託始於三家之分晉先生推而論之以爲王澤之斬自
秦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三家分晉始綱目首此以著
古今世道更變之端烏乎知言哉夫三代之天下與漢

唐之天下判若冰炭而其間爲之韜韞者秦也秦興而
封建廢井田壞先王禮樂掃地無遺凡古人之制之委
曲繇重期於久遠而不可亂者悉舉而更張之委曲者
改而便利繇重者改而簡易古人百年之久而未底於
成者後世可以旦夕之閒必其效而大朴以散大僞以
生天地風會日異月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推原禍本
皆秦爲之也則皆三家分晉爲之也烏呼知言哉先生
之三十六世孫名俊者求序於余余何足序先生之書
然讀其首篇有慨乎是輒書此以報之若夫先生之書
深得紫陽之意足爲綱目功臣則固不待余言也

昭代叢書序

古書以十幹編次者始於管子管子有輕重甲輕重乙輕重丁輕重戊輕重己諸篇而丙篇及庚篇以下俱亡漢有令甲令乙令丙師古謂若第一第二然亦徒存其目而已昭明文選賦自賦甲至賦癸詩自詩甲至詩庚蓋亦仿漢令之意嗣後著述家以十幹編次卷袞最繁者莫如宋洪景盧之夷堅志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四乙二十卷可謂多矣若夫羅列四部彙爲一書以十幹爲第者則始於宋左氏之百川學海而明季汲古閣毛氏津逮祕書實

繼之

昭代龍興人文蔚起大者爲金匱石室之藏卽私家撰述藏在名山亦無美不備於是康熙間新安張心齋氏有昭代叢書之刻其書止於甲乙丙三集各五十種乾隆中震澤楊列歐氏又緝成五編曰新曰續曰廣曰禪曰別亦各五十種以張楊兩家蒐輯之富而編止於八卷止於四百蓋成書若斯之難也至道光間吳江沈翠嶺先生又緝二編曰補曰萃亦各五十種乃合張楊兩家之書而刻之從張氏之例命新編曰丁集續編曰戊集廣編曰己集禪編曰庚集別編曰辛集補編曰壬集

萃編曰癸集於是十干始全洋洋乎大觀矣又就原書汰除其小品之無裨掌故有傷大雅者凡六十種別爲一編命曰別集而補以有用之書仍如其原數烏呼先生之於是書用力可謂勤矣語曰善作者不必善成又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蓋作之難成之尤不易張楊兩家之書非得先生爲之後則亦如管子輕重之篇止於己文選之詩止於庚夷堅志之四止於乙海內無以觀其全矣余於先生雖未及見而其嗣君颺生以全書見贈且乞一言余謂此書之美富夫人而知之不待鄙言也惟歷二百餘年始成全書既非一日之功亦非一人

之力頭緒紛緜篇目薈叢誠宜挈其綱領弁之簡端故不辭而爲之序後人讀是書也可以見昭代藝文之盛觀是序也可以識前人編纂之勞矣

王白田先生讀書志疑序

白田先生篤志經史撰述甚富讀書志疑十六卷乃其隨筆劄記之書也凡九經諸子之義蘊歷代史傳之事實唐宋諸大家詩文之得失有所見輒記之區其類而錄之實事求是細入無間而三禮之學尤爲精邃故於學制之異同樂章之沿革以及喪紀之等衰廟祧之制度他人所口張而不能喻者歷歷言之如示諸掌兩漢

禱文續二
宗廟之禮略見韋元成傳莫得其詳先生探賾索隱因
端竟委爲兩漢廟制存其大略以補班范所未備昌黎
云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先生有焉其族元孫補帆中丞
刻之於閩中因原書漫漶寄樾校定并屬弁言於簡端
樾之譎陋何足序先生之書哉昔袁桷序困學紀聞以
楊雄氏法言爲比何義門先生譏其不類若以先生此
書比浚儀王氏之書庶幾其類乎先生易簣前作詩訓
子有曰讀書考古其益無窮此書之作正其讀書考古
而有得者今得補帆刻以行世推先生所得之益以益
後人其益更無窮矣樾幸與校讎之役卒業是編輒撮

舉大旨以告世之讀先生書者覽者勿以爲僭

沈東甫先生九經辨字瀆蒙序

唐顏師古著匡謬正俗於諸經訓詁音釋考之甚詳至
宋賈昌朝作羣經音辨凡經中字同而音訓異者以類
相從分爲五門一一爲之辨別蓋古人讀書於聲音文
字不敢鹵莽滅裂固如是也 本朝經術昌明乾嘉間
碩儒輩出是正文字發明古訓駕唐宋而上之而言小
學者尤眾若段氏玉裁之尙書撰異詩小學周禮儀禮
漢讀考徐氏養原之儀禮今古文疏證周禮故書考論
語魯讀考趙氏坦之春秋異文箋考訂異同網羅繁富

皆卓然成一家言然未有彙萃羣經條分縷晰以著一書如岳氏之九經三傳沿革例者則東甫先生所撰九經辨字瀆蒙固言小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也先生著此書在雍正中其時乾嘉諸老未出海內學者猶沿明季餘習束注疏於高閣而先生孜孜討論於音義之歧字體之異辨別豪芒張皇幽眇洵乾嘉學派之先河矣夫九經之字辨之不勝辨也然古義不外乎聲苟泥乎其形則衛風之桑甚魯頌何以爲桑黹特牲篇之扱祭少牢篇何以爲扱祭卽一經中亦有不可通者若以聲而求之則周禮之禋儀禮之幣禮記之蕝其聲同也公羊

之犀邱穀梁之師邱左傳之鄭邱其聲同也自唐以來罕達此理 國朝黃生撰字詁乃始發之當先生時古音猶未大顯故於蛾蟻之類猶不免致疑然所論如經典通借及先儒異讀以至同音異義易音易義異字同義排比鉤稽使學者依類而求之以通古書假借之例其意甚善視毛西河春秋簡書刊誤斤斤於同異之迹者固遠勝之矣是書 四庫全書著錄百餘年來流布未廣亂後又失其版先生之曾孫仲復觀察藏有鈔本將刻以行世余謂先生所纂新舊唐書合刻廿一史四譜已補刻於武林吳氏卽唐詩金粉坊閒亦尙有其書

而此書獨無刻本則剗刷之舉不可緩也觀察以名翰
林出爲監司學有家法能以經術通世務用阮文達在
杭州西湖故事於上海勅設話經精舍延余主講席乃
出是書見示余爲校正訛字二百三十餘處因書數語
於簡端而歸之俾學者知先生此書實爲乾嘉諸老道
其先路欲爲乾嘉之學者宜先讀是編於聲音文字所
裨非淺也

姚巽園先生禹貢正詮序

尙書一經經也而實史也其禹貢篇卽史家地理志之
權輿觀漢志之詳列禹貢地名可見矣惟古今水道遷
變不同自漢唐以來郡國地名又沿革不一於是說禹
貢者愈久而愈勞 本朝崇尚實學鉅儒輩出朱氏鶴
齡始爲長箋視宋毛晃之禹貢指南程大昌之禹貢論
有過之矣及吾邑胡氏錐指一書出採葺繁富辨論詳
明海內推爲絕學徐氏會箋彌補其後未足與之方駕
也故自有胡氏之書說禹貢者可以無作矣然其書驟
重初學苦不能讀余幼時受禹貢止讀蔡氏集傳而已
有不能背諷之虞煩師長櫛楚每思節取古義附錄時
賢論說以成一書務令言簡意明使初學者易以成誦
而因循未果乃今讀歸安姚巽園先生禹貢正詮歎其

先得我心矣先生自序稱古義新解擇善而從敘次詮
釋先後貫串取便童蒙佔畢此誠初學讀禹貢者之善
本也其書於渭汭不從蔡傳以汭爲水名於陽鳥不從
林之奇說爲地名卓然不爲曲說所惑惟說夾右碣石
引一說云夾卽古陝字總敘冀州貢道西自陝右東自
碣石俱已入於河此則刺取之偶疏者說文邑部之郊
卽今河南汝州之郊縣至左傳定鼎郊廓之郊則在今
洛陽縣俱不得爲冀州西境也說文又有陝字云宏農
陝也此字從夾與夾迥異不得謂夾卽古陝字矣蓋博
采羣書小有疏舛昔賢著書皆所不免正足見其網羅

放失之盛心不得爲是書病也又此數語乃寫定後添
注上方者或後人所竄入非先生本文乎余在吳下晤
先生從弟少讀太守出此書見示因得卒業輒書數語
以識景仰之私并辨及此條者不欲使讀先生書者滋
其疑義也

姚巽園先生春秋會要序
史之爲體有編年有紀傳編年仿於春秋紀傳仿於尚
書觀一人之始終莫如紀傳而甲與乙不相聯係考一
時之治亂莫如編年而前與後不相貫穿於是後人又
有會要之作西漢會要東漢會要則宋徐天麟爲之唐

會要五代會要則宋王溥爲之自兩漢至五代法度典章條分件繫蓋編年紀傳外不可少之書也而歸安姚異園先生卽用此例以讀春秋於是有春秋會要之作其書首以世系而執政及后夫人皆附見焉次以吉凶軍賓嘉五禮各有條目以類相從秩然不紊大經大法無不臚載蓋其用力勤矣宋張大亨撰春秋五禮例宗七卷取春秋事迹以吉凶軍賓嘉五禮分類統貫元吳澄春秋纂言分爲七綱天道人紀外亦以五禮分綱而明石光霽春秋鉤元又仿其例以春秋書法分屬五禮五禮所不能括者別爲禘書法一門皆與先生是書相

出入蓋春秋一書屬辭比事非此不足以觀其義類也而是書以會要名則又以史學爲經學非徒抱遺經而究終始者比矣余以同郡後學得讀其書竊爲之識其簡端亦見老輩人讀書精審尙與宋元明儒者脈絡相貫非如近人之束書不觀徒以揣摩爲事也

梁芷林先生倉頡篇補註序

許氏說文解字序稱秦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而漢書藝文志倉頡一篇班氏自注曰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則已

并而爲一矣後人又以楊雄訓纂賈魴滂喜并倉頡爲
三倉此小學之權輿實許氏說文之所本杜林有倉頡
訓纂倉頡故張揖有三倉訓詁郭璞有三倉解詁陸璣
詩疏所引有三倉說其時學者誦習代有發明閭里書
師以此爲教因文見道厥功鉅矣今許氏之書僅存於
世而三倉亡佚已成絕學間有徵引莫覩全書學者恡
焉乾隆間孫淵如先生始刺取諸書爲倉頡篇輯本洵
抱殘守缺之盛心矣顧其書於所採之書止載書名未
標卷數讀者猶以爲憾於是道光間梁芷林先生又博
考羣書一一注其所出蓋其用力之勤不在孫氏下矣

夫一書卷帙多或盈千苟不注明某卷後人何從覆覈
唐李匡義資暇集已有此例程大昌演繁露王伯厚集
鄭易皆用其法在小學家尤不可少遼僧行均龍龕手
鑑於鑄字云在中阿含經第五十五卷於檀字云出阿
差末經第三卷今先生此書實事求是無愧昔賢不獨
孫氏之功臣實小學家之圭臬也嗣君敬叔觀察敬承
先志手自寫刊槌於先生爲年家子得與校讎之役僭
書數語於其簡端俾海內承學之士知倉頡之篇復見
於世粗有條理者雖孫氏勗始於前實先生踵成於後
也

梁茵林先生農候禱占序

漢藝文志有泰壹禱子候歲二十二卷子贛禱子候歲二十六卷隋經籍志有東方朔歲占一卷此皆唐以前古籍今雖亡逸然可見雨暘寒燠關乎農事推測占驗箸有成書自昔然矣長樂梁茵林先生敷歷封疆政績彪炳而生平手不釋卷撰述繁富其已刻各種風行海內家有其書而嗣君敬叔觀察復蒐輯其未刻之書手自編纂次第刊布農候禱占其一也是書自正月至十二月自天文地理至草木蟲魚凡有涉占驗者旁徵博引備列無遺分別部居有條不紊蓋視隋志所收田家

歷十二卷或加詳矣昔齊有一足之鳥孔子以童謠占之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於是諸國水溢齊獨有備不害劉子政載其事於說苑而曰聖人非獨守道而已睹物紀卽得其應矣夫欲睹物而得其應非求之占驗不可然則先生此書其有裨於旱澇之備而足以爲聖天子敬授民時之助者豈小也哉樾幸與觀察同年託於年家子之未得與校讎之役旣畢輒書數語於其簡端異日買田數畝歸老於烏巾山之陽攜此書與村夫子共讀之課晴雨話桑麻不至爲老農老圃所笑則先生之惠我多矣

梁芷林先生論語集注旁證序

論語自何晏集解行而鄭王各注廢自朱子集注行而何氏集解及邢皇二疏又廢然元陳天祥有辨疑之作明高拱又有問辨錄之作皆於紫陽之說不無異同至我天朝之毛西河而大肆攻擊遂使漢宋之學判若冰炭竊謂論語一書乃聖人之微言大義自漢至今學者循誦各有所得世謂漢儒專攻訓詁宋儒偏主義理此猶影響之談門戶之見其實漢儒於義理亦有精勝之處宋儒於訓詁未必一無可取也元儒張存中作四書通證六卷凡朱注引經數典者一一注其所本詹道傳

作四書纂箋二十八卷就朱注正其句讀考其名物所引成語亦各證其出典善哉此二家之書皆以漢學治宋學意在發明不主攻擊而自足以救空疏之弊蓋元代去宋未遠士大夫尙知讀古書講實學異於有明一代奉大全爲圭臬陳陳相因使人生厭者也乃今又得蔭林梁先生論語集注旁證之書先生博學閎才著述繁富而此書尤義蘊精深體例詳慎大都原本紫陽比附古義又博采通儒之論折衷師友之言繁而不冗簡而不漏視張氏詹氏之書未知何如然合漢宋而貫通之使空疏者不至墨守講章高明者亦不敢拾西河唾

餘輕相詬病於學術士風非小補也先生下世此書始刻於閩中樾與其嗣君敬叔觀察爲同年友常以文字過從因得及剞劂之未竟而先覩之乃敬書數語於其簡端俾讀先生書者知從事宋學仍當不廢漢學以救自明以來時文家之積弊此則先生著此書之意也夫沈肖巖田間詩學補注序

余治經不專主一家之學意在博采眾說擇善而從嘗謂三禮之學名物制度後儒推測終不如漢儒近古所得爲多春秋三傳微言大義漢儒亦有所受之未可一概掃除抱遺經而究終始易經尤以漢學爲是後世襍

以道家邪說糺分先後天不經甚矣雖紫陽頗用其說未敢苟同獨至詩之一經則發抒本乎性情音節純乎天籟此何必拘拘於齊魯韓之異同毛鄭孔之得失漢學宋學之門戶哉惟後人作詩必有題目而古人無之是故國史采詩詩必有序序卽可以當詩之題目矣後人不信序說於是有詩而無題爲說詩一大病 國朝錢飲光先生田間詩學一以小序爲斷而於漢唐以來諸家之說無所偏主其凡例曰舍序說詩非附會卽穿鑿又曰吾之從朱猶之從毛鄭取其是者而已竊謂治詩當以錢氏此言爲法其凡例又云宋元明三朝治詩

數百十家以余所覽僅數十種擇其議論精當能發昔
人所未發者具錄之餘未能徧及然則先生采輯猶有
所遺此肖巖沈君所以有補注之作也君爲先通奉君
門下大弟子官上虞校官爲人好學不倦而尤致力於
詩博采唐宋至 昭代說經之書凡有涉於詩學者以
補錢氏之所未備中間遭值亂離參預戎事而卒未嘗
一日廢今年九月訪我於西湖謁經精舍出此編見示
蠅頭細字無寸紙之隙知其用力勤矣辱君不棄問序
於余余謂錢氏之書提要已稱其精核君又從而補之
則其精而且核所不待言惟淺陋如余所箸羣經平議

亦刺取至數十條殆昌黎所謂貪多務得細大不捐者
乎然詩教至廣學者各得其所得與他經不同實有不
必拘守一先生之說者君與錢氏之意蓋一揆也世有
深於詩者請以此言質之

雷甘杞說文外篇序

孔子曰必焉正名乎鄭康成謂正書字也自周內史達
書名之職廢而文字之間無復考訂漢人改篆爲隸但
求便美罔顧形聲許叔重於是有說文解字之作古人
制字之精意粗有存者此書之力也然經典爲後人傳
寫多非本真字體苟簡動成詭異學者童而習之以爲

固然而許君所收之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轉有似乎隱僻而不適於用者積非成是良可慨也一二好古之士蒐輯遺文冀存古意若宋張有之復古編元周伯琦之六書正譌明焦竑之俗書刊誤糾正俗體不爲無功然小學之晦久矣以王厚齋之博學而猶慊然於季孝之辨重性貽繆之後欲一一理而董之宜其得失之參半也 本朝經術昌明超踰唐宋乾嘉間大儒輩出於諸經皆有論定而小學之精亦遂非宋元明諸儒所能及嘗見錢氏大昕潛研堂集陳氏壽祺左海經辨皆以經典相承之俗字於許氏之書求其本字得數百字而嘉

定李鄒齋所著炳燭編有文字證古一篇辨明某字之爲某字亦不下百餘條然未有專著一書爲後學準繩者余同鄉湖州周蓮士明經曾著經字考而余未之見亦未知成否但聞其書仍依康熙字典分部則未免童牛角馬不今不古之譏未善也吳縣雷君甘杞閉戶讀書專事樸學君子人也今年春訪余於春在堂以所著說文外編見示其書十五卷先舉四書中字次及諸經中字凡說文所無者皆於說文中求其本字各有辨證疑則蓋闕而玉篇廣韻中字之常用而不可少者亦附考之其用力可謂勤矣余嘗語君大學中庸兩篇可歸

并禮記中不必別出諸經以周易爲首論語孟子宜列於後君頗以爲然而以寫定既久不能改然此亦編次之小疵不足論也其大要辨別正俗皆有根據自是治經學小學者不可不讀之書宜急刊行之傳布藝林俾承學之士家置一編如宋元憲之寶玩佩觿則於正名之道所裨非淺也

其書未善也吳越雷昏甘林則其
歷代長術輯要序
其書未善也吳越雷昏甘林則其

汪剛木先生精於史學又精於算學於是有二十四史月日考之作其書上起共和下迄有明各就當時所用之術依法推算詳列朔閏月建大小二十四氣略如萬

年書之式經始於道光十有六年至同治十有二年而書成都凡五十三卷既而病其繁也又刪繁就簡仿通鑑目錄之例專載朔閏其後朔與前朔天干相同則亦不記改日乃記之成書十卷命之曰歷代長術輯要而以古今推步諸術考二卷附於後蓋推步諸術固此書之條例也既成問序於余余於史學粗疏而算學又素未問津何足以序先生之書哉惟念長術之名本於杜征南杜氏嘗著術論大旨謂天行不息日月星辰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累日爲月累月爲歲不得有豪毛之差而算守恆數故術無有不差失易言治歷明時言

當順天以求合非苟合以驗天杜氏此論雖若通達然
不求之術而徒求之紀載之文則其爲術勞而終不免
於疏且舛今杜氏長術具在不過就前後推排以成其
說孔穎達於隱二年傳云杜觀上下若月不容誤則指
言日誤若日不容誤則指言月誤蓋杜氏所恃以考定
經傳者止於如此非知術者也 本朝經學昌明諸老
先生講求實學而顧震滄氏著春秋朔閏表其法用方
幅之紙橫書十二月每月繫朔晦於首尾細求經傳之
干支日數不合卽爲置閏則亦猶夫杜氏之術也今先
生此書雖襲杜氏長術之名而各就當時所用之術以

布算則非苟以求合者視杜氏異矣且以一人持籌握
管而坐致二千餘年之日至其精力固有大過人者讀
其書自周迄明歷歷然如指諸掌而羣書所見朔閏有
不合者則備載於每年之下蓋存其說以待後人之考
定固不至削足合履如杜氏所譏也余於是書雖無能
贅一辭然其用力之勤用意之精則固深知之故不辭
而書數語於簡端旣喜其書之成又冀其書之流布於
世爲讀史者一助也

余萃皋史書綱領序

長沙余萃皋司馬著史書綱領如千卷而李次青廉訪

爲之序序目旣出得而讀之者咸曰盛乎哉余君之爲此書也是可與秀水朱氏經義考並爲不朽之大業矣朱氏之書所考者經藉凡經籍之大旨無不具余君之書所考者史書凡史書之大概無不具自有此兩書而甲乙兩部固已得其轄轄矣君獨謂予曰以吾書比朱氏之經義考固吾所大願也然而吾之意則有進焉吾此書以綱領名綱者若綱之有綱領者若衣之有領區區之意蓋欲網羅古今史書志書義例以垂示後世使夫後世之修史者修志者皆於是乎得其義例之所在而不至無所適從俛俛乎如墮埴而冥行也故吾於史

書不徒錄其序目而已其有凡例者亦備錄而無遺蓋視經義考加詳焉予聞而歎曰然則君之志大矣古者經止於六樂經亡而存者五後世附益以論語孟子孝經爾雅諸書而列爲經者十有三自此以往雖說經之書日出不窮而十三經之外固不能益其一矣史則不然有一代必有一代之史而後之史必視前史而加詳又況編年紀事各自成書故事職官分類編纂山水有志金石有錄自郡國以至於一邨一聚悉有記載此豈特倍蓰於經而已乎苟無以提其綱挈其領則惟有望洋向若而歎斯已矣自同治以來東南大亂初定郡縣

徵求文獻修輯志書以予舊官柱下粗習紀事之文往往就予而商推焉予每思博考古志書自元和郡縣志以下若乾道臨安嘉定赤城之類一一考其體例輯爲一書以備志局諸君之採擇而頻年從事研經未遑致力於此今得君此書則史家體例囊括乎其中又豈特志乘之準繩哉予所有志而未逮者可輟筆不作矣惟君此書卷袞緜重視經義考不啻倍之寫錄一通已非易事若欲付之剞劂流播士林事更難矣予故書此於簡端欲讀者知君以數十年心力始成此書其爲力也勤而其爲用也又甚廣未可聽其閉置於塵篋中也

何崧青五經典林序

自來治經者其要有三曰義理曰名物曰訓詁三者之中固以義理爲重然義理於何寄亦寄之於名物訓詁而已名物之不辨訓詁之不明而曰吾已得其義理此可以談空空覈元元而非所以治經也 國朝經學昌明實事求是儀徵阮文達公經籍纂詁一書於諸經訓詁集大成矣而經籍之名物尙未有彙萃成書者婺源江氏四書典林體例甚善惜其止於四書而不及羣經學者猶以爲憾茲谿何崧青先生博聞強識敦行不倦之君子也仿江氏之書爲五經典林六十卷大都以十

三經注疏爲主旁及子史暨前人文集諸家類書無不
廣搜博采鱗羅布列自阮文達經籍纂詁後又得此書
則羣經中名物訓詁若網在綱可以展卷瞭然學者先
致力於此然後研求義理則用力省而功倍矣豈非握
六藝之鈐鍵廓九流之潭奧者乎書成無力付梓其邑
人董君仰甫力任剞劂之資遂克刊布余雖未識先生
而其大弟子馮夢香茂才乃余詒經精舍中高材生也
先生介夢香索序於余余學植荒落何足爲此書重姑
書數語於其簡端俾學者知所從事焉

吳康甫慕陶軒古甄圖錄序

三代以上金多而石少三代下則石多於金而晉宋以
後又益之以甄夫由鐘鼎而碑碣由碑碣而甄簪其事
愈降而亦愈細一甄之文多不過十廿若以方之湯盤
禹鼎得無如抱朴子所譏拊甌瓠於洪鐘之側者乎雖
然余經生也欲通經訓必先明小學而欲明小學則豈
獨商周之鐘鼎秦漢之碑碣足資考證而已雖甄文亦
皆有取焉詩江漢篇肇敏戎公傳曰公事也蓋讀公爲
功故訓事後漢書宋閔傳正作肇敏戎功可證也而甄
文書某年月日立功亦有作立公者如云興甯二年七
月廿三日立公是也功公通用可證經義者一易豐象

傳豐其屋天際翔也鄭康成王肅虞翻本翔皆作祥孟喜以惡祥說之蓋古字古義如此今作翔者假字耳而甄文吉祥字亦有作吉翔者如云赤烏七年造作吳冢吉翔位至公卿是也翔祥通用可證經義者又其一莊子云道在瓦甃夫文在卽道在斯言洵不虛矣好古之士搜求於瓠甌之間鉤摹點畫考訂文字豈得以玩物喪志譏之哉吾湖爲古甄淵藪甄之出其土者甚眾余奔走四方不獲措意於此道光癸卯余館於荻港吳氏獲交於章子紫伯紫伯有甄癖收藏頗富嘗以一甄贈余文曰永嘉元年八月吳興俞道初俞道由兄弟治作

之余喜曰是吾宗也爲作七言古詩一章詩不存於集載入春在堂隨筆中而是甄已於亂後失之一甄之不能守愧莫甚焉吳君康甫博學好古殘甄零篋罔不蒐羅彙而刊之爲慕陶軒古甄圖錄如干卷同治甲戌之春訪余西湖講舍手是編見示并屬序其卷端嗟乎余固一甄之不能守者何以序君之書哉姑以證明經義可也按錄中有一甄曰富且貴至萬在萬在之文甚不可曉疑在乃載之假字載從戔聲在從才聲亦或從戔聲州輔碑戔貴不濡在作戔與載聲同例得假借萬在卽萬載也國語周語陽失而在陰余作羣經平議讀在

爲載謂陽在陰下以陽載陰也惟彼時未見君書故不能引是甄爲證今得是甄證明之爲之狂喜書以報君卽以爲序亦見甄文之有裨經義不淺也

吳康甫問禮盒彝器圖序

昔阮文達博考古器源流稱三代以上至漢唐之世及趙宋以來風會好尙凡歷三變然余觀史記稱梁孝王有罍樽直千金孝王誠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則收藏古器以爲寶物亦與趙宋以來士大夫好尙不甚相遠又推而上之卽鼎紀獻列國以相賂遺則此風由來古矣余又疑古時彝器相傳亦必有圖其形製流播

人間者史記載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此蓋少君曾見其圖熟其形製故一見卽識之而假此以欺人也李義山云禹鼎湯盤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誠使古器各有圖以傳于後則豈獨存其辭兼存其器豈非好古者所大快乎 聖清同天稽古古器

畢出爰集大成以成西清古鑑之書宣和所儲方茲編矣歐趙諸家又何足論海內士夫亦各會萃成書而阮文達積古齋鐘鼎款識尤爲鉅觀然其書止錄銘辭不具形製洵如韓公所謂無其器存其辭讀者猶有憾焉

吳君康甫耄而好學信而好古蒐輯商周至秦漢鐘鼎彝器凡若干事準其大小廣狹而爲之圖又摹其銘辭無毫髮出入使人一展對而數千年之物如在目前設或遇諸他所卽可指目爲某王某公之器人人爲少君不難矣抑又思之漢時一罍樽已直千金今距漢時又二千餘年去古愈遠古物愈珍所直當不啻此吾儕寒士雖好古物其能如邳公之鐘鼎什物珪璽錢貝必具哉恐彭淵材布橐中不過李廷珪墨一丸而已得君此書則金敦玉豆圓壺方鼎皆吾几席間物也君之貺我不已多乎因書此於其卷尾卽以爲謝若其哀集之盛

意則我同年生徐侍郎序已盡之故不及也

吳平齋兩罍軒彝器圖釋序

余嘗著羣經平議解尙書巽朕位謂巽爲纂之段字及讀薛尙功鐘鼎款識有宰辟敦三其文並云用饌乃祖考事則固嘗段饌爲纂又著諸子平議解晏子春秋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謂壽爲保之段字而薛書載叔液鼎魯正叔絛並云永壽用之則固已段壽爲保古彝器銘詞之可寶貴如此吾人欲讀古書安可不觀古器哉老友吳君退樓癖嗜金石收藏富有因出其所儲鼎彝鐘罍之屬鉤摹而精刻之爲兩罍軒彝器圖釋十二卷

其中幾戰兩器卽顧命七兵之二歷三千餘年鄭孔諸大儒所不能言者而今得見之古器之裨益經義爲不淺矣兩齊侯壘乃君所以名其軒者故爲說加詳足補古饗禮食禮之闕余讀其銘屢言璧玉備玉乃悟周官玉府之職共王之服玉服玉卽備玉也古服備字通趙策騎射之服史記趙世家作騎射之備可以爲證鄭司農解服玉爲冠飾十二玉殆未得乎余從前未讀君書故羣經平議中不克援引此器以解服玉之義益嘆古器之可寶貴也李義山云商盤禹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若君此書則存其辭兼存其器大小輕重悉依

本朝權度而詳載之一展卷而古器宛然在目非好古者所尤幸乎是蓋於阮氏積古齋後又成一鉅觀洵考古家必傳之書矣余識見淺陋不足以考訂異同辨別眞僞惟研求古訓積有歲年深知其有裨於經義故輒書所見於卷端亦欲讀是書者勿徒以爲耳目玩賞之資也

顧駿叔畫餘盦古錢拓本序

三代以下石多而金少觀王蘭泉司寇金石萃編金不及石十之二三此可驗矣然余以爲古鐘鼎雖號重器不過紀一人之功彰一家之美而已若夫自秦漢至今

歷代所必有為帝王御世之大寶而可以考見世之治亂時之盛衰者則莫如錢之一物漢武帝鑄白銀為三品新莽之世多至二十八品唐宋以降尤留意錢文唐開通元寶錢為歐陽詢所書宋太宗鑄太平通寶錢至宸翰親書之作真行草三體其為製厚輪大郭歷久如新此其可寶豈在古鐘鼎下乎及世衰道微人官物曲咸趨苟簡如宋廢帝時千錢長不滿三寸隋大業後裁皮糊以為錢班駁黑澀風飄水浮觀其錢而其時可知矣至於千秋萬歲語取吉祥北斗龜蛇事歸厭勝他如安息國之文為王面幕為夫人面拂秣國之鑄彌勒

佛於其上則尤極詭異之觀視古鐘鼎之刻畫雲雷圖寫人物殆有甚焉余考史記索隱於漢武白金三品皆引錢譜為說則知錢之為譜唐以前即有之宋代士大夫好尚古物網羅放失於是古錢大出譜錄日繁至本朝西清古鑑所收集錢譜之大成矣余親故中惟孫古雲襲伯家藏古錢甚富其家在吳中亂後殘破錢亦叵失不可問顧子駿叔為吳門佳士癖嗜金石收藏古錢幾及千數自上古之刀布及秦漢唐宋元明無所不有而安南高麗諸外國之錢亦附列焉年號無考者別為一冊其中錢鑑一種尤為古箸錄家所罕及物聚所

好其信然乎偶出拓本見示因書數語於其上俾世之好古者知求吉金於三代下莫重於此勿以錐刀之末而小之也

陸星農觀察百甄硯齋硯譜序

三代以上多金而少石鐘鼎彝器皆金也三代以下彝器罕見而碑碣如林於是金少而石多考古者由金而及石又由石而推之以至於甄洪氏隸續始收漢永平建初等甄自是厥後蒐羅益廣考求益精古甄之出於世者亦日益眾諸家著錄遂有成書而甌甌之微與鐘鼎並重矣余同年生陸君星農以庚戌第一人出爲監

司宦游湖南十許年生平酷嗜古甄先後得甄數百考定文字辨別形模其可爲硯材者礪之琢之背竄就攻成大小硯百餘枚以成數命所居曰百甄硯齋歲在丁丑季秋之月其長君馨吾過余吳下寓廬春在草堂以君之命贈余宋秦始甄及石羊殘甄硯各一并以一巨冊見示則百甄硯脫本之副也每一硯皆摹其形釋其文附有考證往往足以證明經史疑義蓋古物之可貴如此而君考古之功亦甚深矣余頻年從事研經因究心小學於金石之文時有采獲卽如此冊中宜侯王甄王字中畫獨長蓋古人作字初無定形後人不知遂誤

作王癸之壬如文七年左傳之宋公王臣或作王臣是也乃尚書牧誓厥遺王父母弟漢石經竟作厥遺任父母弟不特誤王爲壬并且從人作任蔡邕等正定六經文字無乃鹵莽邪又此冊中太歲或作泰歲大吉或作太吉蓋大太泰三字古通用相如上林賦蕩蕩乎八川分流又曰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此太湖卽太湖泛指湖之大者說文湖大陂也廣雅湖池也是湖與陂池同類下句陂池無一定之地名則上句湖字亦無一定之地名注家不知太大同字而以震澤實之則上文所言八川皆在秦中安能東注吳縣之太湖乎故余謂欲讀古

書當識古字而非博考古金石文字及古甄古瓦之類未免少見而多怪矣觀君此冊有會余心因書此於其卷端湘中僻遠自來搜訪古甄者均未之及爬羅剔抉自君始也風氣所開始亦有非偶然者乎

四裔年表序

代

余雅所載四極四荒之名莫知其所在古者必有紀載學者罕能言之帝王世紀稱神農以上有大九州而史記載騶衍之說亦稱海外有如赤縣神州者九當時斥爲迂怪莫之信也乃歷漢唐至於今海外諸邦交乎中國於是始有五大洲之名曰歐羅巴曰利末亞曰阿細

亞曰南北亞墨利加曰墨瓦蠟泥加乃歎駟衍大九州之說必本於古書紀載一孔之儒所見不能及遠燕齊之民與言甌越零桂之人與談秦隴則已口張而不能嚼矣況又其遠者乎雖然今之世與古異古者德澤不加則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不臣其所自治者冠帶之倫此外不過而問焉今則不然自與泰西互市以來東洋亦踵而行之禮樂刑政通乎中外苟執拘虛之見而不馳域外之觀其何以長駕而遠馭哉余嘗謂今之人才固不如古而事則有難於古者如左傳稱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然其所謂四國之爲者不過如晉楚齊

秦之類今則自日出至於日入鱗集仰流同我太平士生今日而求知四國之爲豈特倍蓰古人乎此余於四裔年表一書所以深有取也其書爲吳縣嚴君良勳與美國林君樂知所同譯而崇明李君鳳苞彙集成編其上層紀中國之年自少昊氏始至於本朝其下層以西曆紀年自漢哀帝元壽二年以前則逆數而上至少昊氏之四十年爲二千三百四十九載自漢平帝元始元年以後則順數而下至咸豐十一年爲一千八百六十年一載所列日本印度諸國皆考其沿革紀其治亂興廢四千餘年之事若視諸掌其蒐輯之功可謂勤矣梁書

裴子野傳稱是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人貢莫知所出子野據漢書知之時人服其博識敕使撰方國使圖自要服至於海表凡二十國是古人於海表諸國亦嘗紀載成書然欲若此之原原本本鱗羅布列恐古人亦有所不逮矣上海製造局刊行此書問序於余余謂此書之作真所謂能知四國之爲者也方今天子神聖懷柔遠人士大夫有宏才遠略者或樽俎折衝於內或仗節奉使於外家置一編以備參考此其爲益甚鉅固非徒侈談海外九州使拘拘者爲之眩洋向若而歎也

重刻詞律序

唐書藝文志經部樂類有崔令欽教坊記一卷其書羅列曲調之名自獻天花至同心結凡三百二十有五而今詞家所傳小令如南歌子浪淘沙長調如蘭陵王破陣樂其名皆在焉以此知今之詞卽古之曲也而唐志列之樂類又以此知今之詞卽古之樂也推而上之蓋卽清商署之遺音唐書禮樂志謂南朝文物最盛人謠國俗世有新聲隋平陳因置清商署武后時猶存六十三曲其所列諸名如白紵采桑烏夜啼玉樹後庭花之類至今詞家猶循用之夫近世儒者與言十二律之還

相爲宮六十律之由孰始而終南事皆茫乎莫辨而獨與言詞則曰小道也伸紙染翰率爾而作嗟乎詞卽樂也可易言乎此萬氏詞律一書所以發憤而作也詞律之作蓋以有明以來詞學失傳舉世奉嘯餘圖譜爲準繩但取其便乎吻而不知其戾乎古於是掃除流俗力追古初一字一句皆取宋元名作排比而求其律律嚴而詞之道尊矣惟因行匱之中書籍無多且成於康熙二十六年其時

欽定詞譜未出無所據依故考

訂之疏猶或不免道光中吳縣戈君順卿高郵王君寬甫均議增訂之而卒未果咸豐中秀水杜筱舫觀察乃

始有詞律校勘記之作萬氏原文有誤叶者有失分段落者有脫漏至二十餘字者有并作者姓名而誤者一一爲之釐訂洵乎萬氏之功臣矣同治中吾鄉徐誠庵大令又撰詞律拾遺補其未收之調一百六十有五補其未備之體三百一十有六雖遺漏尙多然蒐輯之功亦不可沒也恩竹樵方伯久任蘇藩去煩蠲苛與民休息公事之暇不廢詠歌而尤工於倚聲所著蘊蘭吟館詩餘深入宋賢之室每以詞律一書爲詞家正鵠而原版漫漶已甚乃與筱舫觀察重校刻之卽以筱舫校勘記散附各闕之後以便學者檢閱又購得誠庵拾遺原

版使附詞律以行以廣其傳此在詞學中亦可云學覽之潭奧擗翰之華苑矣余幸與諸公游樂觀厥成乃書此於其簡端俾學者知萬氏勗造之功與諸君子精益求精之意勿以詞爲小道而易言之且由今樂而推古樂則漢初所謂制氏之鏗鎗者或猶可得其仿佛也徐誠庵大令詞律拾遺序

余嘗謂唐宋以後至有明一代而學術衰息無論其餘卽詞爲小道亦散骸無足觀雖以楊升庵之淹博而所爲詞龐亂鉤裂他可知矣及 聖清之興大儒輩出論學則務實行而掃空談治經則守師法而恥臆說舉義

理名物聲音訓詁無一不實事求是力追古初而萬氏詞律一書亦出於其間宗花間尊前之典型而痛闢嘯餘圖譜之紕繆苟合乎古雖縊於吻而必遵或背乎法雖熟於耳而必斥蓋就詞而論亦庶幾所謂吾從先進者乎然掃除榛楛大輅權輿廓清之績雖著補苴之功或疏吾友徐君誠庵固詞人也廣搜博采涉書獵史成詞律拾遺八卷卷一至卷六補萬氏所未備原書未收之調今爲補之曰補調原書已收之調而體有未具今亦補之曰補體卷七卷八則訂正萬氏原注者居多曰補注書成出以示余且屬爲之序余不知音何足序君

之書顧念詞學之衰久矣宋沈義父撰樂府指迷謂詞
中去聲字最喫緊入聲可代平聲不可代上聲所論皆
入微而三百年來莫窺斯祕至萬氏出而規矩先民不
踰尺寸爲詞家一大功臣今徐君拾遺補闕繩愆糾繆
又爲萬氏一大功臣從此兩書並行用示詞林正軌俾
後之論詞者知我朝詞學之盛直接兩宋亦猶經學
之盛直接兩漢也又不獨有功萬氏而已余幸與誠庵
游獲觀此書之成故不辭而序之欲學者知萬氏之後
復有是書家置一編以爲凱式庶不負其拳拳編緝之
雅意也

陳子莊太守庸閒齋筆記序

昔春秋於隱桓間書家父凡伯仍叔之子蓋皆大雅舊
人見故家遺俗猶存也孟子亦稱故國不在喬木而在
世臣三代以下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皆以衣冠舊族
爲時所重求之我朝若海甯陳氏其亦所謂名宗望
姓鼎族高門者乎余於陳氏識子莊太守蓋吾舅氏姚
平泉先生之高足弟子也出方雅之族兼文學政事之
才同治初受知於左季高相國疏薦於朝筮仕吳中
曾文正公及李少荃相國皆器重之歷宰大縣所至有
聲論者至比之陸清獻近年歸老於家泉石優游居多

暇日乃娛情翰墨著庸閒齋筆記一書首述家門盛蹟
先世軼事次及游宦見聞下逮詼諧遊戲之類斐然可
觀昔宋范公偁爲仲淹元孫所撰過庭錄多述祖德閒
及詩文禊事此書殆其流亞乎余勸付剞劂以廣其傳
讀是書者當歎王氏青箱具有家學叢談瑣語亦見典
型固與寒門素族殊也

春在堂禊文續編二

